

佛教文化

◆ 本期要目 ◆

佛學歷史研究之重要性……………東 初

龜茲之佛教……………東 初

龍門佛窟史蹟……………東 初

民國高僧傳特輯……………編纂委員會

(一) 中興佛教寄禪安和尚傳……………太虛 孫 樂

(二) 宗仰上人傳……………明常 明常

(三) 若舜德公禪師傳……………明常

(四) 南嶽道階法師傳……………太虛 蔡運辰

(五) 弘一大師傳……………虛雲 並序

佛教掌故……………樂 觀

(六) 常惺法師塔銘並序……………太虛

(七) 鼓山妙蓮和尚傳並塔銘……………虛 雲

(八) 焦山智光法師衣鉢塔銘……………虛 雲

(九) 常惺法師塔銘並序……………太虛

第一卷

第二期

The Buddhist Culture
1965

佛學歷史研究之重要性

東 初

——中國文化學院佛學研究所成立致詞——

張董事長，周所長暨諸位法師諸位居士。今天承張董事長邀約來參加中國文化學院佛學研究所成立典禮，至感興奮。本人因患感冒，說話吃力，恐不能多講，謹祈原諒！

佛學範圍極廣，論其研究，不外教理研究與歷史研究。教理研究必需經過直接傳授，要是單靠自己閱讀研究，容易發生偏差。歷史研究，重於事實的求證，對於教理研究也有極大的啓發。現在歐西學者對佛學所以有極高的評價，就是由於百年來中亞探險發見了許多有關佛教重要文獻、繪畫、語文等，使他們從歷史文獻上認識了佛教價值，因之從事於佛學歷史研究的較多。茲舉其要者而言之。

一、西紀一八三三年，英國駐尼泊爾公使荷德生氏 B. H. Hodgson 於尼泊爾搜集梵文佛經三百八十餘部只葉，及祇本梵夾，就中八千餘般若，普曜經，金光明經九部，並有古來所崇敬九種運磨，最爲主要。此等梵籍，提供歐西學者，始爲梵文佛經傳入歐洲之始。歐人先僅知佛經爲巴利文，今見大批梵文，不勝驚異，遂競起研究梵文。凡有關梵語學研究書籍，原文校訂及翻譯，文法書，辭書等出版頗多。自此，歐西學者對佛學有極高的評價。後來英人萊特 D. Wright, S. Levi 繼起，第二次尼泊爾蒐集梵籍，從一八七三—一七六共得三百二十餘部。及婆羅門書籍等，其成績更遠超過荷德生氏。此外日本河口慧海，梅亮三郎，高楠順次郎等，亦於尼泊爾獲得多數梵本佛經。一八八〇年，英印度政府又派了一位大尉鮑爾 Bower 於新羅庫車附近獲得孔雀王咒經摩皮寫本，後經英國學者霍寧 R. Hoernle 考證，斷爲第四世紀古寫本。一八九二年法國格林勒 F. Grenard 又在和闐發現梵文法句經，經法國梵文學者瑟刺爾 E. Senant 考證，認爲第二世紀寫本。比鮑爾所得更爲古遠。自此，歐洲考古家對中亞探險更趨積極。

這些梵文經典何時傳入尼泊爾？大約在西紀第九世紀前後，當回教徒侵入

印度，迫害佛教，因之忠貞佛教的僧侶視經典爲生命，便抱遺經，逃向尼泊爾及喜馬拉雅山山區，遠及西藏。此地區早爲佛教化區，而氣候寒冷，適宜梵籍保護，輾轉抄寫，流傳甚久，及於近世，而爲荷德生等所發現。

二、尼泊爾梵籍，雖陸續發現，但於佛學研究上別有價值者，乃在近百年來中亞探險所獲有關佛教史料。先有英人斯坦因氏 A. Stein 第二回中亞探險，至甘肅敦煌及其西北部長城故址，從事發掘，發現許多漢簡，即世所謂「流沙漢簡」。一九〇六年，斯氏乘機至敦煌，發現千佛洞大批梵本經典，繪畫，繡畫，卷子，印本等並連梵文，于闐文，回鶻文，土爾古語，粟特文等。遂以金錢引誘，從王元龜道士獲得二十九箱抄本，經典、繪畫等。就中，並有玄奘當日從印度取回之畫卷，歷次中亞探險，當以斯氏從敦煌千佛洞所獲最爲豐富，也極具價值。斯氏從千佛洞所獲大批梵本佛經，繪畫，文書，印本，雜物。運回英國後，震動了整個西方世界，此對西方學者說，簡直是無價之寶。一九〇九年法國伯希和 P. Pelliot 爲當時法國河內東方學校教授，通梵文，蒙古文，土爾其文，西藏文，亦乘機來千佛洞，又搜得五千餘卷寫本，並清查諸洞，攝製照片。一九〇九至一三年，日本亦派遣大谷探險隊，俄國人，德國人，美國人，相踵而來，都有所獲。不僅對佛學研究上資料增加不少，而在研究方法上，亦因此對語言學，歷史學，乃至考古學等，啓發研究的風氣，更使人重視歷史上考證。

歐西學者對佛法研究，其範圍雖稍狹，然其運用歷史研究方法却甚早。西紀一八三七年，他那氏 G. Jurnour 譯刊錫蘭大統史，後八年比優諾夫著印度佛教史序論。法國朱寧 S. Julien 在一八五三年，譯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一八五七年譯大唐西域記，英國的比爾 S. Beal 在一八八四年翻譯西域記，一八八八年，譯出慈恩傳。納瑟塞 Remusat 克拉克羅斯 Blapoth 等在一八四

(下轉第七頁)

龜茲之佛教

東 初

一、龜茲釋名

龜茲，乃西域古王國之名。梵文 *Kueina*，西藏文 *Kusaliyui*，故曰丘茲，歸茲，屈茲，屈夫，屈次，邱茲，拘夷，曲先，苦叉，庫車等。梵文 *Kueina*，是出於歸茲沙門禮言之梵語雜名。翻譯名義第一，譯為「曲躬」，故龜茲含有屈曲意，應

釋為梵語 *Kuui* 的對音。其地形位置

東土爾其北部為中央，北負有天山山脈，南隔 *Tain* 河，北臨 *Toklan-atan* 沙漠。東阿耆尼（焉耆），西接跋祿迦（姑墨）。

本戒律誦十文茲龜

大唐西域記第一：「屈支國，東西千餘里，南北六百餘里，國大都城，周有十七、八里，宜糜麥有梗稻，出葡萄、石榴、梨、李、桃、杏多，土產黃金、銅、鐵、鉛、錫。氣序和，

風俗質，文字則取印度，粗有改變，管絃伎樂，特善諸國，服飾錦褐，斷髮巾帽，貨用金錢銀錢小銅錢，王屈支種也」。這是初唐時期該國的形狀。

二、中龜關係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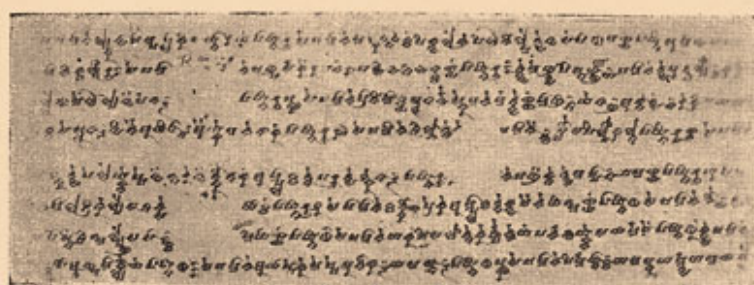
西域諸國中，與我國關係較密者，當推龜茲國。

前漢書西域傳第六十六下，龜茲初事匈奴，前漢孝宣帝經略西域時，使長羅侯常惠攻之，始服內屬，元康元年入貢。後漢書西域傳第七十八，建武二十二年莎車王賢殺龜茲王，併其國，立其子則羅為王，國人亦殺之，請匈奴立王，但匈奴仍立龜茲貴人身毒為王，由此龜茲屬匈奴云。

後漢書班超傳，永平十六年匈奴立龜茲王建，恃匈奴力，破疏勒殺其王，龜茲人兜題為疏勒王。永元三年長史班超兵破月氏，廢龜茲王尤利多，立白霸為王。不久，三國時龜茲國勢大振，威壓近鄰諸國。魏書列傳第九十，姑墨，溫宿，尉頭等皆役屬之，蓋龜茲為古代北道之一大國也。晉書列傳六十七，太元七年苻堅遣呂光討龜茲國王白純，立其弟白震為王。魏書列傳第九十及北史列傳第八十五，白震後，有頭繫王。不久，太平真君九年，北魏以劉胡為龜茲其特使，詔成周公萬度討之，龜茲以烏揭目提等拒之，未肯降服。至唐代高祖太宗時，龜茲王蘇伐勃跋及其子蘇伐疊同來華朝貢。後來唐討伐突厥，焉耆，國王蘇伐疊援助焉耆，蘇伐疊死後，立其弟阿黎布失畢，貞觀二十一年來獻貢，

太宗怒，以阿史那社爾十萬兵先伐焉耆，擒其王阿那支，次拔龜茲城，王及其將羯獵頤被擒。龜茲相即利，併西突厥兵拒當，亦敗，於是阿史那社爾，立王弟葉護為王，軍旋本國。不久龜茲置安西都護府。于闐、碎葉、疏勒，共號為四鎮。高宗時代，阿黎布失畢為龜茲王，以後因有內亂，唐置龜茲都護府，阿黎布失畢之子素稽為王，次置安西都護府，圖使西域平穩。儀鳳時期，吐蕃攻陷焉耆以西之四鎮，於是龜茲王孝傑破吐蕃收四鎮，唐仍置龜茲西安都護府，以兵三萬鎮守之。開元七年王白莫茲死，其子多而即王位，開元十八年，弟孝儀來華朝貢，有關龜茲事，唐書西域列傳第四百十六上有詳細記載。

及至宋代，西域情況大變，一向為印度歐羅巴語系之民族，頓受回鶻壓迫，佛教漸衰，遂由回教取而代之。依宋史真宗本紀第六，第七，列傳第二百四十九等，咸平四年以後，龜茲王屢來華朝貢，其歷代國主皆襲白姓，如白霸、白英、白山、白純、白震、白蘇尼咥、白莫茲等，從來並非王朝，號為可汗，宋史龜茲傳龜茲本為回鶻的別種，稱其國為西州回鶻，或龜茲回鶻，其後至元代龜茲國的名稱，改為曲先或苦叉名稱。依明史列傳第二百二十：明代，龜茲地方，還有五城，即別失八里 *Balak* 的一部分。太祖洪武二十四年來貢，成祖永樂元年，其王黑的兒卒，其子沙迷查嗣之，至永樂十六年，王之從弟歪思弒其王自立，改國號為亦力



把力，Il-palik，後亦康來明朝貢。其都城即前漢以來居延城。唐代稱為伊羅盧。龜茲至第十世紀末或十一世紀之初期，因受土爾其侵略，已全奉回教，佛教便逐漸趨於凋謝矣！

三、龜茲佛教之開展

佛教，雖發源於印度，漢唐以來中印陸地交通，龜茲，于闐諸國，為中印交通要衝，佛教若干經典，先傳至龜茲、于闐等地，再傳入我國。六朝以前之中國佛教，實由北印度，阿富汗斯坦，土爾其斯坦及新疆——古代所謂西域一帶間接傳來，當時此等地區佛教已繁榮千餘年，在佛教傳播史上，是不容忽視的。特別是大方廣華嚴經，（六十，八十）都來自於于闐。大翻譯家鳩摩羅什出生於龜茲，其所譯出之妙法蓮華經原本有類似龜茲語之說。故六朝以前之龜茲，實為佛教第二中心，是東西文化混合地，大乘佛教經典的倉庫，但佛教究竟何時傳入龜茲？此值得吾人研究者。

依地理觀之佛教傳入龜茲，當在中國之前，龜茲于闐為中印陸地交通要衝。大月氏、安息、康居以及印度諸國欲來中國，必需取道龜茲，始能通達。阿育王息壤目因緣經中謂阿輸迦王讓與其子法益，即為鳩摩羅之一部分領土中，龜茲名亦在內。果爾，則紀元前第三世紀中葉，龜茲與印度必已有佛教的關係，此一傳說起源，未免太早。但紀元第二世紀中葉，由大月氏安息而來我國之支婁迦讖及安士高，既已傳譯經典矣！玄奘西域記第三坦又始羅條，亦詳記阿育王太子為其繼母，奸陷挾去其眼。根據此一傳說，阿育王時代，龜茲與印度間已發生佛教的關係，縱或未盡然，但佛教傳入龜茲的資料，

絕無僅有。據魏書西域傳所載，大月氏與我國在紀元前已多少發生佛教的交涉。大月氏之佛徒必需通過龜茲國，始可達到我國。斯時佛教的經典，或已多少傳入龜茲矣！加之，紀元前迦濕彌羅，健陀羅佛教輸入于闐，疏勒，而疏勒與龜茲、自漢以來，政治上往來頻繁。漢書班超傳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七三年），龜茲王攻破疏勒，而殺其王，立龜茲人兜題為王，於此可知龜茲與疏勒關係密切。佛教既傳入疏勒，由疏勒輸入龜茲，乃必然之理。從地理上說：佛教傳入龜茲，自較輸入我國為早，或者同時或在前也。

（一）龜茲佛教的傳譯

佛教傳承，首在翻譯，而翻譯經典，貴在得體。出三藏集記第七：天竺言語與漢異音。云其書為天書，語為天語，名物不同，傳實不易。六朝以前，龜茲為佛典傳播中心，若干佛經由龜茲傳入，或由龜茲沙門直接參加傳譯工作。同集第十三安玄傳：曹魏正始之末，龜茲王子帛延，參加支施滿譯出首楞嚴經，時譯者龜茲王世子帛延，普晉胡音，延博解羣籍，內外兼綜。佛經傳入西域各地，因當地人民不解梵文經典，或先譯成胡語，再由胡語譯成漢語，所以漢譯經典中似有不少經典，並非譯自梵文。沙門竺朔佛，天竺人，於漢桓帝時來華，齋來胡本至中夏。當時胡音通行於世，許多經典從胡本譯成漢文，元康元年，支法護不執胡經，口出首楞嚴三昧，肅承遠筆受。高僧傳第一，曇柯迦羅傳說：曹魏帛延，譯出無量清淨平等覺經等，凡有六部，出三藏集記第八，太康七年（公元二八六）竺法護，手執胡經口宣出正法華經，並有龜茲居士帛元信參校。同第七，阿維越致遮經記：為晉太康五年，竺法護從龜茲副使

羌子侯，從敦煌得此梵書，不退轉法輪經，口敷晉言。同第十一。闕中近出尼二種檀文，夏坐雜十二事，並雜事共卷前中後三記。法汰慧常雖從外國人獲得五百戒本，頗感複雜，類似人作，不甚圓滿。僧純從龜茲佛圖舌彌許得戒本，其所得（比丘尼戒本及授戒法）始知其是如來所制，漢土戒法自此盛行。佛圖舌彌在龜茲佛教地位極高，是為第四世紀之中期人物也。

如上所記自第三世紀中期以來，龜茲佛教僧侶中來我國傳譯經典者，則包括僧侶居士及王子，並親自負責佛典至敦煌者，其傳教之熱忱，於此益見。第二世紀中期，龜茲佛教已呈興隆氣象矣！

（二）羅什與龜茲之六乘教

龜茲多出高僧，最著名者鳩摩羅什，佛圖舌彌，還磨拔陀等。其對大小乘佛學宣揚，不遺餘力。出三藏集記第十四鳩摩羅什傳：羅什七歲出家，九歲隨母赴闕，師事盤頭達多，受雜藏、中阿含、長阿含等小乘經典。至十二歲時，其母又携之還本國，途經沙勒又習阿毘曇六足諸論及增一阿含，通達妙義。此時又從大乘學者須利耶蘇摩，習阿耨達經，始悟真空無相，更廣習大乘經典，並誦中論百論十二門論等。在外國修學十二年，始回本國，其於弘始四年（公元四〇二）方來我國，所譯經律論凡三百餘卷，其中究竟是否全為龜茲國所流通者，雖不能斷定。但其於龜茲王新寺，獲得放光般若經，初披讀誦，二年之間，廣誦大乘經論，故般若部存於龜茲，殆無疑義。其所譯之大品小品中有般若經，金剛、仁王般若及大智度論等，其中必有由其本國傳來者，此外羅什所譯經典中，以大乘方等部占多數，若法華經，思益經，持世經、諸法無行經、首楞嚴經大方等大集經

以及阿彌陀經、彌勒成佛經、彌勒下生經等，可見方等部法華部傳入龜茲甚早。羅什所譯摩訶般若波羅蜜大明咒經、孔雀王咒經、善信摩訶神咒經三部，皆屬秘密部經典，於此可知龜茲當時密教似盛行。高僧傳第一，東晉帛尸梨蜜多羅、為西域國王之子，長於咒術，甚著靈驗，曾於建初寺譯出大灌頂經、大孔雀王神咒經等，初介紹密教於我國者，傳授咒法、其人亦自龜茲來，可知第四世紀初期以前，密教似盛行於龜茲，並有高僧傳習也。嗣後密教是否盛行，雖難以斷定，但至唐時仍有密教經典多部傳入：即居於龜茲國城西門外蓮華寺，勿提提摩所譯十力經（宋高僧傳卷三）與龜茲沙門若那傳授崇福寺僧普能之佛頂尊勝陀羅尼別法（據續藏第三套第四冊）。其次貞元新定釋教目錄第十四，唐阿闍達嚴於西安譯出大威力烏囉瑟摩明王經等，又法月三藏至龜茲，直月使令記持梵本大乘月燈三摩經七千偈，曆記達壹萬偈，瑜伽真言五千偈等。一聞於耳恆記在心，後於長安譯出方術醫方梵夾藥草經書等。直月隨師譯語。由此觀之，密教已盛行於龜茲矣！

據此，第三世紀以來，佛教便盛行於龜茲，但龜茲小乘佛教雖占優勢，然大乘方等部、寶積部、秘密部、法華部，亦盛行於龜茲，至唐時龜茲佛教，顯然已受印度勃興之密教影響。從羅什所譯出之彌勒成佛經及阿彌陀經，也可窺見淨土思想流行於龜茲。此外羅什所譯坐禪、三昧經、禪秘密經、禪法要解等，雖不能肯定龜茲禪學思想的流行，此或為羅什留學罽賓時所得，因罽賓禪學盛行故。

羅什在未赴姑臧以前，其住王新寺說法，諸王咸跪其側恭聽說法，龜茲佛教的興隆，可謂登峯造

極矣。龜茲佛教所以能盛行於上等社會，其主要高僧碩德輩出，而受到國王保護。當羅什於罽賓及沙勒國，潛心究大乘教義，後來於溫宿國說服一切神辯道士，聲名四溢。因此龜茲國王白純親至溫宿迎請還國，並為造金剛座，師子座、以大乘錦綺鋪錦之，請羅什昇座說法、其崇法敬僧之虔誠，於此可見矣！

(三) 舌蘭與龜茲小乘教 羅什為龜茲大乘教領袖，則舌蘭當為龜茲小乘佛教領袖，龜茲自古小乘教即占優勢。出三藏集記卷十一，比丘尼本所出末本記載：

拍夷國，寺甚多，修飾至麗，王宮雕鏤立佛形像與寺無異，有寺名達藍藍（百七十僧）、北山寺名致隸藍劍（五十僧），劍慕王新藍（六十僧），溫宿王藍（七十僧）。

右四寺佛圖舌蘭所統，寺僧皆三月一易屋床坐，或易藍者，未滿五臘，一宿不得無依止。王新僧伽藍（九十僧），有年少沙門字鳩摩羅，才大高明，大乘學，與舌蘭是師徒，而舌蘭阿含學者也。阿麗藍（百八十比丘尼），輪若干藍（五十比丘尼），阿麗藍（三十尼道），右三寺比丘尼統依舌

彌受法戒。比丘尼外國法不得獨立也。此三寺尼，多是慈嶺以東王侯婦女，為道遠集斯寺，用法自整，大有檢製，亦三月一易人房，或易寺，出行，非大尼三人不行。多持五百戒，亦無師一宿者輒彈之。今所出比丘尼戒本，此等所常用也。

由此段文記事，值得吾人研究者有三：一、即住王新僧伽藍注「有年少沙門字鳩摩羅，才大高明、大乘學」。此一羅字下必缺什字，所謂鳩摩羅者，必為鳩摩羅什，蓋羅什在未赴姑臧前即住王新寺

，受國王之崇敬，宣揚大乘教，英才揮發，彼時羅什才三十五歲，故稱其為少年沙門。佛圖舌蘭與羅什為師徒之關係，羅什七歲出家，九歲赴罽賓會於此師事佛圖舌蘭，舌蘭當時為龜茲名德沙門，其身份地位極高，故能統轄諸多伽藍。二、龜茲三大比丘尼寺，所住皆為慈嶺以東王族婦女，不辭跋涉，遠道來龜茲，集住尼寺，修行梵行，於此可知當時慈嶺以東新疆一帶地區佛教，於貴族社會殊占優勢，而龜茲為當時佛教第二中心，所以才贏得遠道貴族婦女來歸，佛教攝化社會人心之深遠於此益見矣！三、舌蘭不特為龜茲小乘學領袖，且為律學專家。比丘尼戒法能傳入我國，舌蘭功德最大。已如前述。

僧純於龜茲所得比丘尼戒本，乃屬薩婆多部者，開元釋教錄卷四：竺佛念譯出佛典中謂「僧純於拘夷國得梵本、念佛為譯，後竺法汰改正之」。至此，比丘尼戒本全部傳入我國矣，當歸功於佛圖舌蘭，則舌蘭當時在龜茲佛教界所處之地位；於此可知也。

(四) 大乘教之衰落

龜茲原屬小乘佛教，因大乘論師鳩摩羅什出世對抗小乘教全權佛圖舌彌，大乘教始高張，但羅什赴姑臧以後，龜茲的大乘佛教漸失其勢力，而小乘佛教遂風靡全國，甚至小乘教徒竟凌辱大乘教徒，寧非怪事！法華經傳記卷六引外國記載：

達磨跋陀，唐云法賢，龜茲人也。天性聰明，具通三藏、粗識外國言詞，謂小為極，自生貢高，陵辱摩訶衍衆，時有巡禮沙門名曰須梨耶誦達法華六千偈，無脫法，對法賢論所誦誦致，賢識三藏單淺，歸心大乘，從須梨耶誦達法華，每日五遍為業

二二五。

此爲小乘教徒歸心大乘教之記事。所謂須梨耶，即是羅什大乘師須梨耶蘇摩，蘇摩於疏勒會授羅什般若部經典，後來龜茲弘揚法華。達磨跋陀初爲純粹小乘教徒，認小乘爲佛教之極致，而後摩大乘教徒，因遇須梨耶教化，乃歸心大乘。嗣後終因龜茲缺少對抗小乘教大德輩出世，而由闍賓來之小乘僧徒，類多戒律精嚴，顯然已增加龜茲國教徒對小乘教的信心，龜茲世代國王，雖皆崇敬三寶，保護佛教。晉書龜茲傳，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廟千所。佛教之所以能興隆，但自姚秦派遣呂光攻破龜茲，劫走羅什以後，龜茲國王對於保護大乘教顯然不及以往熱忱，遂使龜茲大乘趨於衰微，更促成小乘教興隆。

玄奘赴印度時，龜茲全爲小乘教區。玄奘臨龜茲國門時，國王率領羣臣及沙門大德木叉多等數千僧衆迎接，日迎入王宮，敬陳供養，臨別之時，又贈與人夫駝馬，其崇敬三寶可知，但對玄奘西赴印度求學，殊不爲然。此可據木叉多對玄奘所言，木叉多曾遊學印度二十餘年，研究衆經，最著聲名，國王及人民均極信仰，地位極高爲小乘教之領袖。其對玄奘說：「此土雜心、俱舍、毗婆沙等一切皆有，學之足得，不煩西涉，受艱辛也」。玄奘旋詢該國有瑜伽論否？彼應曰：何用問是邪見書耶？眞佛弟子者，不學是也」。國王曾以三淨食供養玄奘師，玄奘不受，王深怪之，玄奘師報以三淨食爲小乘教所開，大乘教不爾也。所謂三淨食者，原爲小乘律中所許之三種淨肉，即爲超拔己之生命，當以不見不聞而心不疑之時，雖淨肉比丘亦可噉之，但大乘教，根本禁止食肉，故玄奘師不受也。

於此可見小乘教於龜茲之聲勢，甚爲興旺。慧超往五天竺國傳說：

龜茲國行小乘佛法，與肉及葱蒜等，漢僧行大乘佛法。大唐西域記第一：「伽藍百餘所，僧徒五千餘人，學習小乘一切有部、經教律儀，則取印度，其習讀者即本文矣。尙拘漸教，食雜三淨，潔淨耽耽，人以功競」。並有阿奢理伽藍及昭估藍二伽藍，後者復有東西之稱，實爲三座伽藍，前者爲木叉多所住之寺。當時龜茲佛教之伽藍，規模宏大，裝飾華麗，各寺所住僧尼極多，比丘與比丘尼所住寺院皆有區別，已如前述。（達慕藍、致隸藍、劍慕王新藍、溫宿王藍及王新僧伽藍五寺爲比丘所住，阿麗藍、輪若干藍、阿麗藍三寺爲比丘尼所住。此上九寺皆歸國佛舌彌統轄）。梁高僧傳卷二羅什傳中，此九寺外，還有一大伽藍，即「雀梨大寺」。此雀梨大寺，即前記昭估藍伽藍也。

慧超以後三百年間，龜茲佛教，猶未中衰，及至公元第十世紀末或十一世紀初，因回教徒侵入東、西土爾其斯坦，各國佛教遭受同一命運，回教取代之，而佛教便消聲滅跡矣！

四、龜茲佛史之新發見

龜茲雖屬小乘教地區，然大乘佛教，頗佔優勢。近從龜茲地方發掘的古寫本中，發見大乘佛教史蹟不少。

西紀一八九〇年 *Bown* 大尉，於庫車附近，獲得貝葉形樺皮記載古寫本。宣教師 *F. Weber* 亦從此地方獲得紙寫本斷片。此等經 *R. Hoernle* 研究結果，前者有關孔雀王經及其他藥法咒法占卜之梵文寫本，後者有關醫方龜茲文之寫本，同氏從

The *Bowen Manuscript* 及 *The Weber Manuscript*, (*Journ. Asiatic Soc. Bengal*, LVII, 1, 1893) 所發表。這些偶然的發見，却掀起中央亞細亞探檢運動。茲有關龜茲地方探檢成果分別介紹於次：

一 一九〇五年至同七年，德國 *A. Grünwedel* 第二回探檢 (*Alt-Bud dhistrische Kultstätten in Shanshi, Turkestan* 及 *Alt-Kutscha*，發表)。

一九〇六年至同八年，英國斯坦因 *A. Stein* 第二回探檢 (*Sinindia Vol. III*，發表)，一九〇二年至同四年及一九〇八年至十年，日本大谷光瑞氏第一回，第二回探檢 (發表，西域老古圖譜)。一九〇九年 *S. ol. denkery* 探檢 (*Buskaya Tunk-estanskya, Ekspeditaiya*，發表)。一九一三年至

翌年，德國 *Leog* 的第二回探檢 (*Die buddhistische Spätereikein Mittelalten* 發表)。一九一三年至同六年，斯坦因第三回探檢 (*Innermost Asia* 發表)。此等探檢的結果，庫車及其西方溫宿 *Uch Tun Fam*、姑墨 *Ahsu* 地方所發見龜茲語，關於此語：*F. W. B. Mullen*, *Sieg*, *Siegling*, *Meillet* 等，認此爲吐火羅語 *Tokhani* (*Tochanisch, Le To-khanien*)。E. Leumann, *Basganisch*, E. Smith 名爲 *Shulespache*。後來 *J. Kinste* 依此語流行地理中心，名此爲吐魯斯語 *Tun Eanisch*，嗣後 *S. Lévi* 呼此爲龜茲語 *Kuchean* (*Koutcheen*)，其系統屬於歐洲語中的 *italo-germ* 爲區別於

于圖語名爲 *Spnachz*。(見附圖一)

法國伯希和 *P. Pelliot* 於庫車附近發見龜茲語記寫的通行證，且其卷中，有玄奘來遊此國時國王名字 *Swapnate*，據此可知龜茲語，在西曆七世紀中葉，尙屬通用的語言。用龜茲語所書寫佛典

龍門石窟史蹟

——中華佛教文化史蹟之二——

一、開鑿之年代

龍門石窟，是我國北方三大佛窟之一。開鑿於北魏時代，比丘慧成，承帝意旨，於洛陽之南約三十里，伊水兩岸，伊闕龍山山脈懸崖處，鑿造石窟。名曰龍門石窟。

或曰龍門龍，或伊闕佛窟，最初開鑿者為古陽洞，在龍門石窟中之最南端，自太和至東魏之武定，凡五十年間之雕刻，均在其間。蓋北魏初都大同時，曇曜等奏請，開鑿雲岡石窟。未幾，太和十八年遷都洛陽，乃於龍門山開鑿多數佛窟。經東魏北齊，隋及唐，各朝均繼承其功業。現今挾伊水左右兩岸，大小佛窟數千，實為天下之壯觀。就中，左岸為北魏以來所經營。距小溪區分南北，北區第一乃至第六窟。南區第七乃至第二十一共十五窟。前後凡二十一窟。就中，第二十一窟，係北魏太和年間開所，其年代為最古，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第十七、第十八、及第二十之六窟，亦係北魏時代開鑿，其



龍門東山石窟

餘屬唐代所造。各朝均有修補改鑿，唐代為甚。第十三、第十五、第十八、第二十等諸窟，皆係重鑿。右岸之諸窟，皆屬唐代工作。小龕居多，主要者僅有二三。開創以來閱二百餘年。至則天武后時代，始終止開鑿。（附圖一）

二、石窟構造形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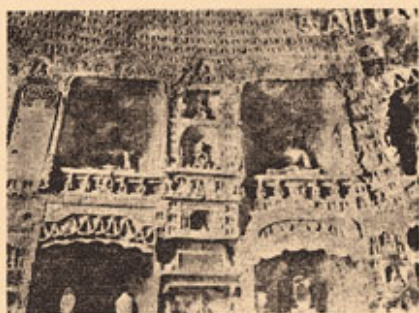
龍門佛窟，雖開創於北魏，但隋唐各朝，均有改鑿或修補，尤以唐代為最。每窟幾乎都附刻造像銘，此優於雲岡，敦煌者。今就佛窟內容構造形勢，略加敘述於次：

第二十窟名曰古陽洞，或稱老君洞，此為龍門最初之石窟，其豐麗與第三窟（賓陽洞）同為龍門幾千石窟中，最初開鑿者，極具歷史價值，並附有造像銘，足資考證。窟之間口二十二尺八寸，奥行三十尺。後為半圓形狀，高約三十二尺。後壁之前，設立佛龕，方座，安奉高約十五尺釋迦坐像，衣裾垂披四面，左右脇侍菩薩，各高十三尺。座下並作兩獅子。窟之左。窟右大體分為三層，分刻大小佛龕，更有天井及千體佛。意匠的變



龍門古陽洞

化，彫飾的豐美，其他未可比類。就中，右壁係北魏景明三年五月造，邑子像銘：「大代太和七年，新城縣功曹孫秋生新城縣功曹劉起祖二百人等敬造石像一區，願國祚永隆，三寶彌顯」。又左壁之太和二十二年九月侍中護軍將軍北海王元祥造像銘，記有「太和十八年十二月太妃，征南將軍從新元祥平安。」彌勒像，同彌勒像龕，太和十九年十一月使持節司空公長樂王丘穆陵亮夫人尉遲所造立」。（此為龍門現存最古之銘）



龍門古陽洞南壁

同：二十二年九月始平公像銘曰：慧成（即始平公之子）自以影濯玄流，邈逢昌運竭誠心為國造石窟口系答皇恩」。於此可知，附圖二、三，此窟太和七年既經開工不久，遷都以後，長樂王夫人及比丘慧成繼續開鑿。其他，景明年楊大眼為孝文帝造佛像，同三年，比丘惠感造彌勒三尊像，同四年比丘法生為孝文帝造釋迦三尊像。正始三年王史平造彌勒交脚像，永平二年比丘尼法文法隆造彌勒像，同四年曹連造釋迦像及朱義造觀音像，安定王

造彌勒像，神龜三年杜臣安造無量壽佛像，同三年惠感造佛像，正光二年比丘惠榮造釋迦像，同四年夏候叔造釋迦三尊像，東魏天平二年比丘尼曇會造觀音像，同年僧清長造彌勒像，同四年孫思香造觀音像等。此諸造像銘所記年代及造者，實為今日研究石窟最重之史料。

第三窟，名寶陽洞，此窟因石佛寺在境內，未受人為的破壞，故能保存最良好之北魏石刻代表的傑作。而龍門為北魏石窟中最大最壯麗之創造。窟之間口三十六尺六寸，奥行三十三尺五寸。後壁刻本尊釋迦坐像，脇侍羅漢及菩薩像各二軀。左右兩壁亦各刻三尊佛立像，本尊跏趺坐方座、衣垂前、右手開舉，左手屈地水火三指安膝上。面輪稍長，眼纖月狀，眉昂鼻高，口唇反上，含帶微笑。後光為大舟形，蓮華忍冬供養菩薩式及火炎，用表莊嚴。相好威儀，衣褶重重，頗為優麗，乃北魏時代成熟之作品。入口左右的內部，其腰部刻迦樓羅；毘那夜迦，龍王等。中部為皇帝及皇后率侍者晉香圖。上部浮雕供養相，天井中央，蓮華周圍，配有飛天雲文。其周圍垂寶帳，床內處刻大蓮華文，其間所作波衣，顯示池中寶蓮。入口外壁左右彫仁王像，氣象最為雄偉，此窟規模之大，極盡彫刻之工巧，不問有無像銘，一望而知，是北魏時代的特徵。魏書釋老第志二：景明之初，世宗（宣武帝）詔大長秋卿白整，代京靈巖寺石窟，於洛陽伊闕山，為高祖（孝文帝），文明太后造二佛所。（中略）永平中，中尹劉騰奏，為世宗復造石窟一，共三所。自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六月已前，功用十萬三千六百六十六。記中一所，即指地窟。

第四窟，間口三十一尺，奥行三十尺，高約三十尺。後壁為本尊釋迦坐像，脇侍羅漢，及菩薩立像。各安二軀，左右壁前，刻有大小佛龕。本尊威儀，不異於第三窟。口唇強，垂頤及施頸文三道等。左壁小龕，有隋大業十三年刻銘民國初年，一度為兵營火炊事場，其美觀多為煩塵污毀，殊堪可惜。

第二窟，間口二十六尺，奥行三十二尺，本尊釋迦佛像，高約二十尺坐方座，左右侍立高約十八尺之羅漢，及二十尺高之菩薩像體姿雄大，相好端麗，天井中央，蓮華，周圍並刻飛天，四壁彫刻大小佛龕及塔形。右端有唐貞觀二十二年四月造立彌勒立像。其右下右壁安置彌勒倚像。脇立羅漢及二



龍門第四窟本尊像

力士像。又第三，第四兩窟中間嚴壁有伊闕佛龕碑，今首崩壞。是唐貞觀十五年魏王泰，為母文德皇后造立佛龕，傳為褚遂良書。第二、第三、第四窟中，第三窟，係北魏時代開鑿，這是學者一致所公認的。第二、第四兩窟，因本尊等形式不同，說是隋代的作品。但此三窟又劃為一區。前記魏之第四、所謂「石窟三所」，此記似有未當。第二窟的本尊脇侍等的樣式，特異於第三窟；或者此窟係唐魏王泰改造，亦未可知，必需詳加考證。（附圖四）

第十七窟，俗稱為魏字窟，雖係北魏時代造鑿，間口十二尺九寸，奥行十四尺二寸，本尊釋迦像坐方座，脇侍兩羅漢兩菩薩侍立，又左右兩壁各開一佛龕，安置釋迦及羅漢菩薩仁王像各二軀，其他壁面造多數佛龕，並有北魏正光四年，孝昌二年，唐上元二年等刻銘。第十三窟，伊闕洞，俗稱蓮華洞，間口二十尺二寸，奥行三十尺九寸，後方為半圓形。安置本尊釋迦立像，羅漢及菩薩立像各一軀（附圖六），後壁佛龕並刻千佛像，右壁，造三層大龕，其間設小龕，北魏正光六年，永熙二年，北齊天保八年，唐長安口年光天二年等安造像等，左壁亦刻數多小龕，並有北魏孝昌三年，建義元年等銘。天井為一大蓮華，高肉雕，飛天繞之，手法最為精彩。第十四窟，間口十一尺四寸，奥行十二尺八寸，高有十尺。後壁本尊坐像，脇侍羅漢菩薩像各刻一軀。又左右的兩壁佛龕，各安釋迦，兩羅漢兩菩薩像，右壁小佛龕刻有「北魏普泰元年，東魏天平四年等像銘」。第二十窟，稱藥方洞，間口十二尺，奥行十四尺二寸，高有十三尺，後壁本尊跏趺坐方座。脇侍羅漢菩薩各倚立，壁面造大小龕，左壁二佛並坐，右壁釋迦五尊像等。初入口左右兩壁，刻寫藥方。此雖屬北魏時代所開，然至北齊武平



龍門蓮華洞本尊像

六年六月，左壁刻文被磨削，重刻道興之造像銘。入口左內壁有北魏永熙三年，窟內右壁有唐永徽元年，及顯慶四年等造像。顯慶後世修補改鑿，至爲明顯。第十八窟，間口十四尺，奥行十一尺，後壁之龕，安置本尊及兩脇侍像。右壁之龕，有彌勒三尊像，北壁有觀音立像。入口右壁之龕，有大魏口七年，外壁有東魏天平四年之銘，窟內並有唐龍朔元年等之銘，且安置佛像，於此可知此窟至唐代始加以改造。第十五窟，間口十尺，奥行十二尺二寸，後壁龕中，安置本尊及兩羅漢兩菩薩像。左壁鑿二龕，後方之龕，供釋迦像，前方之龕，及左壁之龕，刻有釋迦兩羅漢兩菩薩像。入口南壁則有「北魏式」的一佛龕，其他則有唐顯慶五年等刻銘，可以資證。

第五窟，名爲敬善寺洞，係唐太宗后紀國太妃韋氏所造像，間口十一尺三寸，奥行十尺五寸，後壁坐佛像，左右兩壁安置羅漢菩薩及二天立像。其間亦造多數菩薩像等，入只外壁之左右則有仁王像。第一窟，被認係唐代初期鑿造，間口三十一尺，奥行二十二尺，高約三十五尺，本尊釋迦坐像，二羅漢二菩薩及二天像。體軀偉大，有雄毫之氣。」



佛古寺先奉

第十二窟，俗稱大洞，間口十七尺九寸，奥行三十一尺三寸，高有二十八尺，尙未完成故未安本尊，



龍門奉先寺大佛記

周壁大小佛龕，並刻有千體佛。唐顯慶元年，天授二年之刻銘。第十六窟，俗稱破洞，亦工半受挫折，本尊等未備。間口十七尺，奥行有二十二尺，右壁則有「顯慶四年，龍朔元年，總章二年等之造像銘」。

第十九窟，號爲奉先寺，今屋未蓋，規模最壯大，分內外陣，內陣間口百十八尺七寸，奥行七十一尺六寸，外陣間口約百一十一尺，奥行約四十三尺，後壁中央，鑿刻盧舍那大佛坐像，高約五十尺，相好莊嚴，軀幹雄偉，頭髮成波狀，衣文頗流暢，今失兩手，兩足亦破損。臺座三重，蓮華並列，各鑿刻小佛，顯示蓮華藏世界（附圖六、七）。後壁中央爲蓮華，周緣陽刻化佛飛天及唐草火炎等，極爲豐麗，是龍門最偉大最優秀之佛像。左右迎葉阿難，兩脇侍菩薩侍立，高三十五尺餘，菩薩寶冠璎珞等，極豐美纖巧。左右兩壁有金剛力士，高約三十尺，並有兩神王，踏鬼形，高達三十三尺。其雄渾毫宕之氣字橫溢，至爲驚人。又三方壁面，刻多數佛龕，像概逾七尺。原來此等諸像，想蓋一大屋，今三面殿壁，高約四十尺，平均十七尺距離。係開元十年十二月，河洛上都龍門之陽，大盧舍那像龕記），此大像龕，係唐咸亨二年四月

高宗的本願，皇后武氏捨脂粉之費二萬貫助其業。由實際寺善道，法界寺惠康等管理造營。上元二年十二月竣工。調露元年八月，更於大像之南，建大奉先寺，請高僧二十七人爲住持；以管理造營之事。第十一窟，今前崩壞，間口十二尺五寸，奥行九尺八寸，後壁刻有本尊倚像，及脇侍羅漢像，（今闕左方）大唐咸亨四年十一月，僧惠蘭爲皇后太子造立。第十窟，稱塔洞間口七尺八寸，奥行六尺，後壁安置坐佛像，並兩脇侍菩薩像。四壁及入口側造立小佛龕，並有唐上元二年，同三年，儀鳳三年，垂拱三年，如意元年，等之刻銘。第九窟，永隆洞，又號萬佛洞（附圖八）。間口十九尺，奧



龍門第九窟本尊像

行二十二尺後壁本尊釋迦像（高九尺），坐八角座，高有九尺。脇侍羅漢菩薩各二軀侍立，入口左右刻有二天立像。又後壁於一室多華蓮上安五十四菩薩像，左右兩壁數萬羅漢小佛像，入口側鑿鑄造千體佛。唐永隆元年係智運造立。天井大蓮華周圍，刻有「大唐永隆元年十一月三十日成，大臨姚神表內道場禪師，一萬五千尊像龕，」又入口右側壁刻有「沙門智運，奉爲天皇天后太子諸王，敬造一萬五千尊像龕。」並有「大唐調露二年歲次庚辰七月十

五日，奉爲眞寶師敬造畢功」之銘。其他又有「永隆二年，垂拱二年，乾祐二年等，安刻銘像」。第七窟，間口十一尺七寸，奧行十四尺，後壁本尊釋迦坐像，並脇侍羅漢像二軀侍立，左右兩壁，各立佛像，及脇侍菩薩立像二軀，壁面亦鑿刻多數小佛龕。入口外壁之仁王像，唐垂拱三年四月刻銘。第八窟，間口六尺二寸，奧行十四尺一寸，後壁本尊佛倚像，脇侍羅漢菩薩（今失右方）侍立，左右兩壁彫刻千佛像。入口外壁的右方，右王像（今失左方），並有天授二年之刻銘。第六窟，亦係唐代造，間口五十四尺四寸，奧行甚淺，中央本尊倚坐像，高約十四尺，安置脇侍二菩薩立像，其左右，又有佛坐像，兩端刻有右王立像。就中三佛完成，其他未成而終止。又古陽洞以南，係唐代開鑿無數小龕。其中，南端之一窟，稱爲南極洞，間口十五尺五寸，奧行十一尺四寸，高十二尺五寸。後壁本尊佛、二羅漢、一菩薩像，左右二壁，則刻二天像。右壁別立佛像，並有七重塔三基等，傳爲唐初所作。又右岸諸窟中，爲著名石窟寺，分左右二窟，左窟，間口二十七尺二寸，奧行二十尺，刻造本尊丈六釋迦像，並千佛像，高約一尺許。右窟，間口二十一尺五寸，奧行十九尺五寸，後壁本尊釋迦倚像，安置脇侍菩薩立像，周壁之上部則有刻千體佛像，腰部金剛般若，下部刻有高僧二十五軀，又窟之中央設石壇，安置佛像三軀，皆爲唐代屈指的傑作。

三、龍門石質之秀麗

綜觀石窟刻銘，其造像的動機，不外一爲報國恩與國王恩二新國運昌隆，三、三寶彌顯。所刻之聖像，十之八九爲釋迦佛，彌勒佛，羅漢，間有觀

音，偶有阿彌陀佛。可見當時民間信仰之對象，以本尊釋迦佛爲主，彌勒次之，以彌勒爲未來佛，欲以人間爲淨土，故深獲民間普遍信仰。西方淨土思想，尚未普及於民間。

龍門石質，堅緻秀麗，適宜開鑿，雖然岩層傾斜約三十度，但無礙於掘鑿大窟。窟之天井，皆穹窿狀，佛像皆屬北魏時代開鑿，軀幹雄偉，唇厚鼻高，拓拔魏氏的理想，表現無遺。但比之大同雲岡石窟，未免傾向漢化。隋唐時代的面貌，豐麗衣文，至爲明顯。佛髮不作螺髮形，多崩卅字形，稀有波形，顯屬隋唐時代的特色。左右均有羅漢，二菩薩侍立，每窟附有刻銘，此爲大同，敦煌所不及其詳者。此於後世研究文化藝術上有絕大之幫助，此又龍門一大特色。就純藝術觀點而言，龍門雖較雲岡精細，但已失雲岡奔放自然之緻，龍門最左之石窟，爲太和七年，至太和十七年（公元四九三年）孝文帝遷都洛陽以後，繼續開鑿，經北齊而至隋唐。

佛教，雖多方面有助於我國文化顯揚光大。但由於國人忽視佛教文化的價值，敦煌石窟，豐富的遺產——文獻——竟爲王道士盜賣使國寶流出，實爲國人之恥！龍門石窟，又遭同樣的不幸，由於附近居民無知，貪圖金錢以殘忍手段，破壞佛像，賣給外人，因此，許多佛像，失去頭部，成爲半軀，以致殘廢。不獨使極具優美藝術價值之佛像，傷失欣賞價值，且使我國文化藝術史考核上失去了憑證，思之不勝歎惜，無怪乎外人譏諷說：「中國人無歷史文化觀念」。國民之恥，更無甚於此也。

余欲喚起國人對佛教文化及鑿刻之注意，乃不惜紙張將各窟構造裝飾一一抄錄，以供學者參考研究！余之目的：一、希望國人從佛教文化史蹟上瞭解佛教文化的價值，二、希望同道們從佛教文化史上發掘佛教於我國文化之貢獻！三、希望我國藝術人士通力合作發揮東方世界藝術之宮——雲岡，敦煌，龍門三丈佛窟之成就。

（上接23頁）

任職監院十二年中，接衆示徒，隨時提倡。此理既明，一旦舉而措之，號爲力排衆議，實則允乎羣情所系固已重矣。旋值抗戰日戰起，各地僧學，大部停辦，惟焦山僅停課二年，後雖易人經營，而講誦不輟。淪陷地區之佛教青年，紛來就讀，莫不一容納，於是人才蔚起，先後畢業者四百餘人。和尙則於焦山陷敵後，仍返泰州，集故鄉子弟教以佛學並從事抗日宣傳。其後泰州亦陷，船光養晦，以待時清，教學之外，效法印度甘地，親事紡織，不用日貨，其愛國精神，有如此者。抗日勝利，太虛法師領導中國佛教整理委員會，於三十五年夏，集青年僧侶二百餘人，假焦山舉辦僧務人員訓練班，造就整理佛教之基本幹部，和尙實左右之，並供給其薪火焉。

大陸陷落，和尙航海南來，借住臺北十普寺，旋移錫華嚴蓮社，歷年應聘至臺南大仙寺，基隆靈泉寺，臺中寶覺寺三次傳戒，平日閱經、靜坐、拜佛、日有定課，終身持準提咒，感應非一。每至冬日，個人打靜七四十九日，而於印經獎學諸事，更以全力倡導。深信大陸必復惟念於重整焦山，病中猶懷弗釋。五十二年偶感胸膈微痛，醫者莫測病源。夏曆二月十九日相傳爲觀音誕辰，蓮社例啓法會，和尙於早五時謂侍者曰，今日香客必多，吾且稍寢養神，侍者出，微聞鼾聲，竟於熟睡中寂寂，生於前清光緒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世壽七十有五，戒臘五十八，法臘四十有一。細維和尙一生教在華嚴，志在淨土，功在僧學，驗在準提，洵乃末法佛型，僧倫範。余既感撰行傳，佈之緇林。今更補所未及，並著其學大端。勸諸良民，庶後之賢者知東初上人之建，妙塔敷揚先德，仰酬法乳，啓徒衆無高之思，遂善信瞻禮之願可謂善述也已。銘曰：

華嚴大法 經中之王 我師契證 超越時方 焦山垂跡 聖維振綱 興學育才 流澤孔長 化緣既訖 隱耀潛光 巍巍峯塔 觀音之陽 傳燈法子 瞻慕弗忘 更建斯塔 衣鉢所藏 花開萬樹 月印千江 法門模楷 萬禪馨香

民國高僧傳特輯

編纂委員會資料室

一、中興佛教寄禪安和尚傳

太虛

——民國三年春作——

第一章 集起

粵維我文物之邦，自鎖國關鍵為歐風美雨衝決，迫乎世界大勢，漂搖搖搖墮入於國競漩渦中。潮流激蕩所及，四千餘載之政教學術，皆為黯然無光。道德之信條墜裂，國家之根本動搖，乘國鈞者，復姑息苟安，胥存一我躬、不問遑恤我後之想，乃汲汲乎不可終日！草茅有志者，懼於國亡種奴之說，怒焉憂之！未幾、而震古爍今之大革命起，帝制踏，人權立，爛熳莊嚴之中華民國，於以湧現。然歐美近代之文明，論者僉謂胚胎於十六世紀之宗教革命，而日本勃興實佛教為之原動力，顧可以素稱文物之邦，政治革新之際，獨闕無宗教關係為歷史之光榮乎？夫世界無宗教，唯佛教為完全之宗教。佛教廣大，他國皆傳其一端，我中國有佛既早，尤能宜其蘊而大其緒，上中下乘，華焉畢備；故濡潤人心，右左民俗，為俊彥通士所樂稱道，舉國矜嚮，千百年如一日。佛教於中國之位置既如是，則尤不可無述焉，中興佛教寄禪安和尚於是乎傳。

第二章 來歷

晴雪映窗，作明月珠色，屋角老梅，芳苞乍舒

，時時透其幽香，偷人嗅覺，枝有雀三四，啁啾聲忽與呱呱聲相亂，時前清咸豐元年十二月三日，中興佛教寄禪安和尚已出世為湖南湘潭黃氏子也。和尚生而魁偉，無事試啼，一望便知為人間英物。龔毗之歲，既吐棄腥膻，喜聞人談仙佛事。母胡氏，素奉施無畏者，以夢蘭而孕和尚，德本夙植，殆呼圖克圖之流亞歟？七歲喪母，十二歲喪父。父宜杏，業農，敦厚人也。和尚嘗就塾師受論語未卒業，至是與弟子成俱廢學，為田家執牧牛役。暇則攜書自課，黃陵石上，綠樹蔭中，往往獨坐冥想，似有所悟。夫疾疾益智，孤孑者達，處境苦則慮患自深，出塵棄俗之思，殆由是生焉。「三界火宅不可住，我生不辰淚如雨」，此和尚自哀其身世者；藐余小子，蓋有同慨，誦之每不勝其懷愧也！

第三章 道基

萬事無物，皆助道之緣，一芥一塵，亦唯心之境，聞香以為佛事，擊竹而悟心空，夫固性所大順，理之真至者也。同治七年春，和尚驅牛出郊，觀籬間白桃花為風雨摧落，恍聞佛說苦、空、無常、無我之法，遂感而大哭，投湘陰法華寺從東林師落髮焉。荒林寒劍，雖無磨勒銜悲，昏夜踰城，豈必

天人警覺哉！旋徙至南嶽，受具足戒於賢楷律師，終身之德業，乃基乎此。

第四章 行解

雪山六載，行人萬古之宏規，刈地一聲，佛祖單傳之秘旨。和尚受具已，聞岐山湛志禪師門庭高峻，龍象麤集，乃冒雪往參。志禪師命司行堂兼執飼犬役，一時號為苦行，如是數年無所得。嗣因飼犬食未盡，志禪師適至，恐見譴，取其餘自食之。俄見犬廁中出，心胸作惡，嘔吐不止。忽念根身、器界、四大、六塵，因緣所生，都無自性垢淨好惡，皆意識忘生分別耳，決計與之交戰，竊如廁下。一動念間，便墮隔欲裂，遂悟入心地法門。復以釋迦有千瘡求半偈之說，然頂四十有八，自項至腹百有八，兩臂殆無完膚。尋至明州阿育王寺，供灑掃於佛舍利前，剝臂肉如錢者數四，注油於中以代燈。已而、又燃去左手兩指，真法供養。和尚初諱敬安，寄禪其字，迨是、又自號八指頭陀焉。阿育王寺，古之名刹也，大覺、大慧、大慧果、皆嘗開堂於是。毀於洪楊兵燹，頽垣敗址，僅可辨識。自和尚行道其中，四方衲子，始稍稍集，門庭日有起色。今則玉几山畔，殿閣連雲漢，鐘鼓聲聞三四里矣。斯固釋尊設利羅光明所致，和尚亦與有功焉！和尚曾發誓修法華懺法，盡十八日，獨身寒作，如經冰雪中，舌根麻木不得轉，惟默誦經文，萬言立盡。心大寧。靜坐數日，始復常態。由是世智頓開，以其

事語同參默庵法師，謂此即臺宗所云寒觸，舌根既轉，當證法華三昧。和尚不以自足，益精進不已，定慧兼修，咸臻上乘，乃成佛敎一代之傳人。嗚呼！精誠之極，金石爲開，苦行而至菩提，夫詎偶然哉？余忝爲和尚戒弟子，猥蒙慈愛，嘗召之丈室，端容霽顏，縷告以生平所經歷事，並述孟柯氏「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一章，勉余習勞苦而耐枯冷。夫佛言苦爲道人第一大師，余今病未能奉事也，余不能無愧於和尚之言也。「相隨學道白雲層，棒喝當頭領受曾，從此更無師我者，小窗垂泣涕如繩」！余哭和尚詩也。非徒言哀，亦紀其實，每一念及，未嘗不神酸意楚，淚落潸下！

第五章 師學

達摩東來，鉢衣有自，善財南訪，煙水無窮。和尚既奉賢楷禪師爲本師，又以笠雲國學行超妙，亦事以師禮。自是徧參江浙名宿，道譽日隆；然生死心切，常以禪那般若爲業，往往入深山坐磐石上冥然入定，深證一心，以期八識窺曰根本掀翻，一生生成無上正等正覺。卒以龍天推出，爲法爲人。晚年亦兼修淨業，同向安養云。

第六章 詩文

道無言而藉言以顯，德非文而得文益彰。禪者妄自況盧祖，擅棄文字，何異世之慕英雄豪傑者，僅學其不拘小節耶！然獲證文字三昧因緣之寄，古今無逾和尚者。初在岐山，維那精一好作詩自炫，因阿爲不究本分。精一曰：「汝灰頭土面，祇合參枯木禪，焉知慧業文人別有懷抱耶？」無何，省舅氏於巴陵，登岳陽樓，俯視水天一碧，得「洞庭波

送一僧來」句，歸述於郭菊孫先生，謂有神助。授以通行唐詩，爰是乃遂深詩學。所作詩，清穆之中，往往奇氣盤礴，文仿六朝，亦襲襲乎其堂奧。嘗刊有八指頭陀詩集十卷、白梅詩一卷行世，日僧已爲編入續藏。八指頭陀之詩名，遂遠播海外。其未刻者，有詩集八卷，文集二卷，續集二卷，先後經郭伯琛、王壬秋諸老選定。和尚曾語予曰：「傳杜之神，取陶之意，得賈孟之氣體，此吾爲詩之宗法焉。昔王秋明以能爲鳥瘦，不能爲郊寒，故輒近諸作，多效東體」云。烏虜！萬般無常，會歸消滅，證窮於常淨我樂，度盡法界衆生，與真如法性同，其不生不滅，其至矣！次則發明真理，建立休業，使天下萬世食其福利而驅其功德。復次，則我生不辰，懷才莫達，以高厚淒婉之情，爲名山壽世之文，後之讀者，哀其志，憫其遇，想見其爲人，亦足隨大地人類以終古。和尚道全業隆，更能出其緒餘，爲宇宙間增一不可磨滅之精彩，洵人傑哉！八指名成壽無極，千載之下，應猶有爲和尚詠者。然和尚幼歲失學，既出家，則成佛心切，無意世語文字，卒以能詩名，斯則余所謂奇已。

第七章 法輪

和尚之東遊焉，住寧波最久。光緒十年，始還湘中。凡七主法席：曰衡陽羅漢，衡山上封、大善，寧鄉瀟山，長沙神鼎、上林、鄧縣天童。和尚本非天童法系，然同出於密雲悟。光緒二十八年，天童闕席，首座幻人，以明州淨域，太白名山，非得高僧主持其間，不得宜興宗風，化夷道俗，率兩序頭首往迎。和尚以舊遊勝地，遂辭上林至天童，任賢用能，百廢俱舉，夏講冬禪，一無虛歲。勉學者

參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嘗舉古德三關語，勘驗門下衲子。某禪者方充行堂於天童，以其機語敏妙，見地縝密，即舉之班首，並親書正法眼藏贈之。其鄭重佛法，激勵學人，苦心孤詣有如是者！撫卹老病愚苦之輩，尤爲周至，縝素威德之。故屢辭天童席，即爲遮留不果，凡經十一年而終其身也。先是和尚住瀟山，以其爲瀟山初祖道場，法門頹敗，宗風垂絕，甚惜之！乃刻意經營，冀規復寺宇千餘間，僧衆數千人之舊觀。駐錫三年，鼓鑪爲之一振，有瀟山水枯牛重來之稱。自初轉法輪始，共集有語錄四卷，今乃將爲之鐫梨棗云。

第八章 愛國

和尚又血性人也，有大慧果、紫柏可、忠義菩提風。中法一役，敗於雞籠。時和尚寓甬，聞電、慮艦隊之堅利，懼國權之衰削，奮然思有以禦之，數日眠不成夢，食不知味，精神凝結，鬱無所獲而熱病發焉，憤不欲生者再！爲友人挾之返湘，始漸忘之。就茲一事，已足見其愛國之熱度矣。故不必言立憲，不必言革命，不必掛名黨籍，不必獻策當道，不必如明姚廣孝之身列朝班。不必如日僧月照之侈談國事，而與言立憲、言革命以救國拯民之志士遇，自然議論風生，心氣磨合；蓋出之天性之真，至誠之感人自多也！

第九章 衛教

和尚於捍衛佛教，尤能以聖天、法華爲職志。事變之來，輒置生命度外，據理力爭不稍屈。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胸次湛然不撓也。衡山上封寺，據南嶽祝融峯下，爲衡州大利。山後有田數千畝，皆

供養之產，被奪於農人者且半，歷訟當道不能決。及和尚住持，誓恢復之，卒如願以償，得巡撫吳清卿爲法焉。其他：若湘、若鄂、若江、若浙，藉和尚之力，祖風絕而重振，教產失而復得，殆不勝枚舉。庚子役後，清廷罷科舉，興學校，南省大吏，以資無所出，有提取寺產之議。僧徒羣焉震恐，莫知爲計，願依願性成，至有欲託庇外人者。和尚慨國政之勢亂，憫佛教之凌夷，力排衆議，以興學術，登高一呼，翕然響應。由學部頒行僧教育會章程，於是僧人皆自辦僧學，設立僧教育會，浙省之有佛教學校自此始。時和尚以羈於天童住持，爲寧波分會長者凡三年，效果較各處獨優焉。會武昌義師起，大江下游，先後光復，新募軍人，率多駐紮寺觀，鄉里豪猾，勒令僧人出資或迫脅爲兵。和尚患之，正愁無策，俄南京新政府成立，確定共和國體，喜曰：民主政治以自由、平等、博愛爲精神，我佛弘旨，最爲適宜，政教並進，斯其時矣！乃至上海聯合十七布政司舊轄地僧侶，創中華佛教總會，親謁孫總統，許之。民國元年四月，開成立會於上海留雲寺，衆推和尚爲之長，乃以靜安寺爲本部，改原有布政司轄地僧教育會支部，設機關部於北京，電告國務院內務部，請著爲令。國人對佛教之心理，斯爲之一變。余悅和尚云：三十年佛教史，與師皆有關係，自信非謬也。先是余憤僧衆之萎靡頹頹，擬用金剛努目霹靂轟頂之精神，撼搖而驚覺之，與十數同志，創佛教協進會於金山，亦推和尚爲會長。和尚以余輩舉動激烈，進行之程序過峻急，適者復譴之，又以佛教團體宜合一不宜歧異，理應服從多數之公意，犧牲一部分之主張也。而和尚竟以衛教終其生，天下悲之，余益不勝其痛也。

。然和尚之必爲佛教史中一偉大人物者，尤在乎末後一段光明。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尚何爲而繼繼哉？後死者第則之、效之、步之、趨之，協力以大其基而宏其緒可耳！惟環顧僧界，魄力之雄厚，志願之堅毅，未有能望和尚者！大人僧界復誰是？北望神京涕淚頻！於戲！吾不寧爲和尚哀也！

第十章 圓寂

民國初成，多有以陷於暴民專制爲慮者。余雖不絕對承認其說，而下級社會被虐於上級社會，實所不免。有權詐智能者，稍足以自樹，戢戢者張，則鮮不受其魚肉矣；而以佛教者尤甚！蓋窮門自居，非今日始，召侮於人者久矣，和尚乃於是爲教殉焉。按和尚辛亥秋會爲余言：「吾生平不可至北京，今爲教當一行耳」。彼時適革命起，未果行。速按湘省寶慶等處，有攘奪僧產消毀佛像之舉，湘佛聯名狀內務部求回復，民政司長抗不行。奔告於和尚，而他處若漢、若皖，皆有毀佛像奪產事，遂決計北征，圖從根本解決之。處理天童寺諸事完畢已，若示人以不返者，十月中首途，十一月一日抵京，寓法源寺。法源舊署憫忠，寺主即和尚法嗣道階法師也。越九日，偕道階見禮俗司長杜某，而杜某方下令調查僧產，分別官公私諸目，既見、據約法詰難之。又令中有布施爲公、募化爲私語，和尚謂在檀那爲布施，在僧人即爲募化，界說不明，斷斷與辯。杜某語塞無以對，詞色轉厲，意在恫嚇，乃憤而辭出。和尚垂老之年，竟見窮於無術無行之小醜，豈真定業不可追，如釋迦之莫免金鎗、馬麥難乎？和尚年來爲法勞瘁，病已不支，歸途中念各省之毀奪案，未能一理，禮俗司之分別調查僧產

令，不前不後，偏發生抵京之時，悵甚！甫下車，即胸膈作痛，乃不能不以法源寺爲跋提河岸而現涅槃相矣！時道階爲通袁總統、趙總理，戒期往謁，冀收回禮俗司亂令，並以各省毀奪案爲請，又勸之赴文謙以自解。然和尚慨世道人心之日墜，冀辭此五濁惡世以長往，非伊朝夕，至是益不欲延其生而重其患矣！夜半、既就榻，侍者歸寢。明日昧爽往視，已作吉祥臥示寂。嗚呼！如來室之梁棟傾矣！生死河之舟楫沉矣！斯日何日？則中國舊曆玄默困敦之歲十二月二日也。察其神情，圓寂時必甚安恬，羣擾斯息，脫然化去，未嘗有些微痛楚。按和尚足跡徧東南，而此次初遊燕都，識與不識，皆以一見爲快。淨名丈室，獅座八萬，戶外踴躍，門限爲穿，以禮接待日不暇，歡喜讚歎，傾動一時。凡政宦、軍長、寓公、道侶，方謀開會歡迎，而和尚遽揮手入天。於是各界代表七十三人，創議易爲追悼，屆時到者達數千人，自總統以下致詞哀悼者，更僕難數。京滬各報，皆傳其生平事，力攻杜某，因之官私公產令無形消滅，毀奪案既得轉機，新改定佛教總會章程，亦經國務院審定，以大總統命令頒行各省。一年來佛教得以稍安者，食和尚一死之賜也。其法嗣道階，奉龕南旋，再開追悼會於滬佛教總會本部，於寧波分部，於太白山天童寺。各地佛教支分均感激，各爲開會追悼，不一而足。初、和尚營塔院於天童青龍岡，環植梅花，自爲序銘及詩，有「青龍岡作涅槃城」之句。並自撰塔聯曰：「傳心一明月，埋骨萬梅花」。示寂之明春一月，遂啓塔塋，以語錄、墨蹟及交遊尺牘、圖書，藏之天童，以諒來者。大和尚夢蘭而生，觀桃而悟，伴梅而終，一生尤愛白梅，寄之吟詠者獨多。幽靜馨

逸，蘭之德也生有目；桃花容易飄零，示世相無常住也；其情高純，其志貞白，斯其於於梅而終於梅也。暇而言之，則無生、無住、無異、無滅之義存焉。以花為因緣，以花為覺悟，以花為寄託，以花為莊嚴，和尚其法華會上乘願而來者歟？柳華嚴海中無緣而應者歟？其過去悲華因地，曾與釋迦、彌陀同發菩提心者歟！抑當來龍華三轉法輪，輔佐彌勒，弘贊大乘者歟？誠非余所能盡而測者！

第十一章 友嗣

和尚開堂二十年有六，及門者不下萬餘，得戒者數亦稱是，傳明月之心燈者若干人，小師及再傳若干人，惜余不甚詳焉。而當代耆宿通人，如郭伯琛、彭雪岑、王王秋、王益吾、樊樊山、陳伯嚴、莊醒庵、鄭蘇龔、易哭庵、李梅庵、俞恪士、喻良、陸鎮亭、張簡碩、饒智元、狄楚卿、陳天嬰、洪佛矢、馮汲蒙、馮君木、蕭榮爵、吳雁舟、汪德淵、皆其知遊最稔，唱和獨多者也。他若知慕有素，獲交易貴者，則有徐花濃、羅惇融、嚴又陵、梁任公、楊哲子、雷西榜、劉少章、俞恪士贈和尚詩云：「交空四海公垂老」，蓋非虛語！

第十二章 摺遺

項羽重瞳，史公有舜裔之稱，鳩摩幼德，譯師來童壽之號，誠中形外，胸正眸瞭，既墮器數，必兼精粗。和尚生稟奇相，天挺英姿，壯偉過於恆人，而音若洪鐘。顧口吃不良於談，然登殿若台，作獅子吼，則瓶瀉雲興，無少留滯。有時振聲一喝，足以威辟萬夫，耳聾三日。性仇爽，胸懷坦白，情無所嗜，惟癖好詩文，老而彌篤。具有慈悲喜捨之

四德，諍辱之來，痛自責而不尤人。雨暘不時，輒率眾祈禱，每多異驗。壯歲登天台華頂峯，長嘯驚睡虎，暮行遇巨蟒，皆不為害。晚專菩薩行，徒眷後學被呵斥，愈親近之，其精誠道力，可以格龍天感眾庶者類如此。書法奇拙，顧能無俗氣，自喻以畫篆倒難，湘綺嘲之為童顏前人。圓寂日初曉，聞鴉噪輒自知兆，吟詩見意。暮臨別羅惇融，羅曰：「和尚去，和尚禪如何？」遽拱手曰：「行矣！」識者多謂有示寂之意，此皆遺聞之信而有徵者。嗟夫！余傳和尚，將終於是矣。余有修續高僧傳志，姑詮敘和尚生平於茲，用俟異日簡擇。

二、棲霞寺宗仰上人傳

公諱宗仰，字中央，別號烏目山僧，江蘇常熟人，俗姓黃，咸豐十一年公元一八六一年十月十日生。幼時，學於翁同龢，時翁氏已中進士，閱公文章，辭茂義幽，莫測其際。因謂之曰：「子習舉子業，住著自縛，倘入緇門，慧海之舟楫也。」公感悟，遂棲神內典，視功名如糞土。

公十六歲，依常熟三峯寺藥蔬和尚出家，於弘揚妙法之餘，復研習英、日、梵等文字，通曉有成，觀照益廣，旁及詩書畫金石等，皆卓然成家。越五年受戒鎮江金山江天寺，方丈大定等以公圖明自性，異日必與前明大師，一較短長，因授記金山，任職監院。

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年）上海富商哈同夫人羅迦陵居士，信樂佛乘，敬禮三寶，以真教難仰，

尊者；迦陵延之文飾，須菩提之解空，例之諸科，蓋非一端。然和尚心切單傳，道參問上，出世為人，始宗持臨濟綱宗，無已、其禪宗乎！而余則於和尚之盛業，尤以值歐、亞文明溝通之交，隨時勢之要求，迎機宜而設法，其昌明佛教，匡正人心，其有形於過去者，未若無形於將來者為大也。設天假之年，所建白當未可限，為宗教學術界開一新壁壘，放一異光彩，不亦快哉！余於此又不禁觸目而悲也。乃系之歌曰：莽莽神州兮，蝸蠻囂喧；沉沉法鼓兮，天聲誰宣？哲人云逝兮，我淚泫然！何以寫哀兮？斯傳其傳！（癸丑，戒弟子釋太虛謹撰）（見海刊二卷四期）。

明常

莫一旨歸，欽公智地廣達，請皈依為弟子。江南諸山，遍上名流，爭聘講經，啓發靈明，覺路大振。佛教自明以來，重修經學，薰被已久，至是涓涓，遂成江河，其後太虛廣詮萬法，仁山力闢曲學，智光大演聖教蔚成一代之傑者，皆其餘緒也。

光緒二十七年（一九〇一年），清政益嚴，民生疲敝，東西強鄰，伺隙以逞。公玄纒滌除，撻碎虛空，慨然有如來示現之志。在滬與吳敬恆、章太炎、蔣智田、鄒容等，組織中華教會，公任會長，主編蘇報，鼓吹革命。

翌年，清吏封禁蘇報，章太炎、鄒容逮獄，公被通緝，吳敬恆、蔡元培等出亡國外，公在滬望門投止，羅迦陵資助逃日。

時國父孫中山，自越南蒞橫濱。公趣寓晉謁，

抵掌而談，深荷器重，爲開徐福之補，於是革命決策，參與密勿。秋，中山先生往檀香山，細於資，公傾囊助之。敝履阿堵，得「空」真諦。旋在東京復刊江蘇雜誌，啓迪民心，促清瓦解。

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年），清帝與西后俱崩，黨禁稍解，公自日返滬，創辦上海愛國女校，國父在美寄書云：

中央上人英鑑：橫濱來函，已得拜讀，弟刻在檀島與保皇大戰，四大島中，已肅清其二，餘二島想不日可以就功，非將此毒剷除，斷不能做事。但彼黨狡詐異常，見今日革命風潮大盛，彼在此地，則曰借名革命，實則保皇；在美國竟自稱保皇會爲革命黨，欺人實甚矣。旅外華人，真偽莫辨，多受其惑。此計比之直白保皇，如康怪者尤毒，梁會之計狡矣。聞在金山各地已斂財百餘萬，此財大半出自有心革命倒滿奴之人，梁借革命之名，騙得此財，以行其保皇立憲，欲率中國四萬萬人，永爲滿洲之奴隸，罪通於天矣，可勝誅哉！

弟等同志，向來專心致志於興師一事，未暇謀及海外之運動，遂使保皇，縱橫如此，亦咎有所不能辭也。今當乘此餘暇，盡力掃除此毒，以一民心。民心一，則財力可以無憂也。務望在滬同志，亦遙作聲援，如有新書新報，務要設法多寄往美洲及檀香山分售，使人人知所適從，並當竭力大舉保皇毒焰於各地也。匆匆草此，即候大安！弟中山謹啓。

觀此知公與國父，患難稱交，勸襄革命，實乃開國元勳。而國父痛斥康梁一事，史乘闕漏，尤補文獻之不足。

宣統元年冬；（一九〇八年）公得弟子羅迦陵

之助，刊印大藏經八千四百十六卷，每部分裝四十函，俾益後繼，精窮奧業，其於佛教之遐敷，允稱冠冕。

公自任總裁，開館校印，與事者海內名宿及編素大德三十餘人，歷時四年，始告成事。耗當時通用銀幣達十五萬元之鉅。即今通行之頻伽大藏也。近代國學大師章太炎，譽公：「紹隆一乘，救世末世。爲晚明旭大師後三百年來發揚勝義之第一人。」其自序刊印經過，極稱補苴挹注之苦。後之讀者，徒知披覽之利，不知前哲殫精竭慮，通塞法運之維艱也。

民國五年，公掩關金山詠思堂，思臻微奧，窮究遺編，希世之書，復開琅玕。八年六月出關，朝禮九華，歸經樓霞，訪僧紹遺緒。時樓霞寺，燬於洪楊，破敝荒墟，僅有僧法意者，結茅侍奉香火。公甫入，該僧趨前頂禮謂之曰：「吾夜夢菩薩指示，謂樓霞道場，時會已至，即日將有大德尊宿，前來復興，公殆其人乎。」於是懇公擔任住持，禮奉詞部，公不以爲唐突，許之。

卽於是年冬接任，國父孫中山先生，首捐銀幣萬元，助其修建。升座之日，四表雲來，於樓燕中搭蓋蘆棚二十餘座暫作棲所，擲錫依止者，逾數千人。京滬鐵路當局特於樓霞山麓，增建支站，以棲霞必因公之來而趨繁榮也。

公爲金山法派，自是棲霞道場，改爲金山分宗吾師若舜上人，德化過人，而有巧思，輔公碩畫，相得益彰。公將對內工程事宜悉付之，已則籌集費用，綱領全局。不幸於工程初期，公即入滅。時民國十年七月事也。後繼謹依宏規，而公未觀厥成。惜哉！民國總統黎元洪輓以聯云：「與旨遐深，道

根永固；辭機曠遠，名翼長飛。」可爲一代宗匠之定評。

後十五年，民國二十五年，國民政府委員張繼、于右任、戴傳賢、吳敬恆、邵元冲、朱家驊、李烈鈞、居正等八人，以公於黨國，夙著勛勞，聯名呈請政府明令褒揚文曰：

「自滿洲入主中夏，民族意志，久已銷沈。我總理天璽聰明，淪胥是懼，大聲疾呼，喚醒民衆，一時革命思潮風起雲湧，不可遏抑，用集大勛，此在世之志士仁人，莫與亡有貴之義，原不容弛。其負荷至方外，清修自可，無與復大業，而亦竟有深明大義，竭智盡忠之同志出乎？其間如中央上人其人者，實爲難能可貴。按上人少即脫髮爲僧，庚子以後，憤慨國事，屢從事於愛國運動。迨蘇報案作，身遭名捕，東渡日本，適總理來自南洋，因而深見，傾心相事，輸助資財。今觀總理在美洲檀島所與手函二通，爲言掃除保皇黨反動勢力，及聯絡各地洪門情形，望其多通消息，多寄書報於各處機關，卽知其在當時滿清主義，參與密勿，有非尋常所能企。函內並有許以歸還用項，則其身非富有，急公好義，國爾忘私，亦可概見。

光復以後，在事同志，多致通顯，上人獨甘沈寂，不復與聞政治，遂與世隔。先主鎮江之金山寺，民國八年，諸山推任江寧之棲霞寺，披荆斬棘，重整道風。不幸於民國十年七月圓寂，葬於寺之附近。跡其生平，襟懷磊落，德性堅定，開義必先，避名若浼，實佛門之龍象，亦吾黨之瑰奇。中央崇德旌忠，宜有褒卹。擬請撥給款項，修其墳墓，以示表彰。」

嗣經中央政治會議決議：「由政府撥國伍幣仟

元，交戴委員傳賢、張委員繼，主持修塔立碑事宜。民國以來，沙門尊宿，獲國家褒典者，公一人而已。

公壽齡六十二，僧臘四十六，幼挺聰敏，神棲

三、棲霞寺若舜德公禪師傳

嗣法門人 明常

竊念非常之人，乃行非常之事，是以高僧輩出，龍象興起，流芳百世，德澤萬年者，豈與草木同腐之流，所可同日而語哉。南京攝山棲霞寺者，六朝勝地，千佛名藍也。若舜德公上人者，江蘇泰縣曲塘鎮人也。俗姓呂，父長豐，母翟氏，上人生四月即能言，六歲就塾，聰穎異常。八歲遂投該鎮之報本庵，依鉅運上人出家。十八歲披剃，詣寶華山圓具，居山十二年，專精戒律，兼充綱領。後以向上事，力求參究，三十歲辭寶華，而之金山參方，復為當代青公宗公諸老人所契重，頗施本分鉅錘，多方棒喝，直透心源，灼破本參，斯年受其記別焉。至民國八年法祖宗公，應棲霞法老之請，分燈棲霞，尅志中興，未及三載，而宗祖示滅，一代偉人，於焉凋謝。上人不忍殿堂久虛，主持無人，乃徇各方之敦促，遂流涕拜命，繼任法席，時民十年辛酉秋季也。當時棲霞正大興土木，左支右絀，公力任巨難，不稍氣餒。觀此謂非非常之人，而行非常之事，烏可得乎？上人披荆斬棘，茹苦含辛，得當代名流，農商總長兼大實業家南通張謇、鹽務督辦汪嘉棠、江蘇省長韓鈞、都督程德全等護法，寺運大隆。嗣逢弟子定佛大師，致香江善信之意，敦聘上人，移錫香江，弘揚佛法，上人徇其所請，而金山活佛妙善禪師，在香港每對人言：「余非活佛，棲霞若舜大師，曩與余在金山同參，精窮奧業

方外，學通儒釋，演暢幽深。解四百兆之黏縛，隨國父而革命；啓八千卷之秘編，廣開館而校讐。以與今之所謂大善知識，詭時徇俗，斗室談禪者，所可同日而語哉。

乃真活佛也。汝儕安可拾金玉，而就瓦礫哉！」港人聞之，倍增景仰。自是每率領僧衆數十人，南來作大佛事，如於名園、利園舉行水陸七佛法會，參加男女善信，不下千萬人，因之生信而皈依者，又數千衆，大法之盛得未曾有，此香港知有佛法之始，而於其間。如何東爵士之夫人張蓮覺，與夫耆紳劉鑄伯之夫人馮昌頌，亦與有力焉。由此上人，爲法爲人，南北奔走，席不暇暖，所有檀施，悉用造寺，如大殿、藏經樓、五觀堂、旃檀閣、金湯閣、五雲閣、鹿野堂、挹翠樓、客庫房等相繼告成，大廈數百間，置田千餘畝，客衆數百人，建法幢，立規矩，春傳戒，秋講學，叢林規模宏偉，江南名勝道場。民二十二年秋，有歐洲匈、德、英、法、意與六國佛弟子照究等十三人，聯袂來山受戒，因緣殊勝，斯年戒期勝況空前，殆爲佛教中一大盛事。

四、南嶽道階法師傳

太虛

關於置產容衆，鞏固叢林根本一事，觀乎吾寺田畝面積零碎，足證點滴而成，尤見經營之艱。謂非非常之人，而行非常之事，又烏可得乎？明常等，荷蒙授記，於民國十七年春，追隨座右，助理寺務，一乘上人之意旨而行，不求有功，而求守成而已，至民國二十八年春，上人以弘法兩地，礙難兼顧，急流勇退，息隱香港之苑，至中日事起，香港淪陷，上人以憂國憂民過度，以致手感麻痺，精神時感不調，延至卅二年七月二十三日，預知時至，薪盡火滅，于鹿野苑中矣。嗚呼，痛哉，上人不沒于昇平之世，而寂于烽烟之日，明常等，遠處外江，山海阻隔，願耗傳來，悲痛極極，祇恨未能插翅飛來，一瞻最後之遺容，而盡爲子之責，思之尤感痛心，上人住世六十有四，僧臘五十有六，戒臘四十有六，畢生之力，盡瘁棲霞。今上人靈骨，已迎山奉安，而香港對上人之法緣，不可謂不深，則此間皈依親近之信徒，安能無所表示，爰於鹿苑蓮社之左側，集資建塔，用伸紀念，俾後之來者，見塔而生敬，飲水而思源，庶使先人，嘉言懿行，有所顯揚，亦使後人，有所矜式焉。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夏曆四月初八日

南嶽自慧思大師以來，稱爲僧海，教宗諸祖，歷朝光闡其間，道香芬馥播天下，山中人亦彌重乎實學真修，首出之碩僧，往往爲一代師，萬世法，我心儀之者多矣。想見流風遺韻，千古宛然，孰謂今末法之時哉！而頃年則我階公當推僧海一人矣！公名常踐，生平服膺靈峯，故自號八不頭陀。國中士夫咸頌之曰曉鐘，謂公之說法，如破曉鐘能驚

覺人之甜夢也。二九三一年，天童安傳冬戒，我預受焉，而公實爲我七尊證師。嘗憶佛成道日燃頂，公與我共翁同爲維護。次日我與翁率之丈室禮公，始了了親瞻道貌，近聆法音；然聞根鮮速，未甚領會！二九三三年，重至天童聽公說法蓮華經，時公已世壽三十九，戒臘二十矣。次夏、又聽公說大佛頂首楞嚴經，我之研佛教義，蓋權輿於此。由是

與公浸稔，嘗听夕侍從數月，公每稱我有玄奘，窺基之資，誨之獨勤，而獲聞公之本事亦詳。

公家世衡山許氏，幼以喜聞神仙傳，懷出世志漸深。親族以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等語責難，迫之娶婦，遂逃家斷髮。明春輒得戒於師碧崖老人，老人亦湘中巍巍一大師也，禪行清超，道俗矜嚮，公依之數載，佛法之正見斯植。已而執經從默庵法師受學。默庵法師乃湘僧近百年來最有學者，尤善天台、慈恩宗義，重光震旦，公與默庵法師為力亦多也。默庵師範南嶽祝聖寺，從學者常數數百人，今湘中法師大都出其門下。公獨傾心法林道人，法林道人亦最公善，同參一室，獲益在師友之間，公嘗譽我謂能似之云。惜龍象之才，盛年化去，言之每嗟歎不已！按護法，僧肇論師，其殂落亦在方壯之歲。我嘗見法林道人手鈔普門品，齊捷圓潤，固我所夏不能逮；使春秋稍富，安見無護法、僧肇之造詣哉！公既深入默庵之堂奧，復遍大藏，咨參寄禪安諸名宿，道譽隆起。所至請分席教授學者，公故然不自足，遁迹閉關於岐山，寄禪安和尚為封關。獅子吼聲下，白法門千性相等礙膚之物，渙然冰釋，暢快無以名狀；回觀文字，一一空寂靈動，了然自知佛法真有不思議事也。自是禪教雙融，日進深遠。公以教授新戒多，故諳悉律，儀持律儀亦精嚴。二九二八年，住持金錢山報恩寺。公追溯源流，廼奉碧崖老人、默庵法師、寄禪安和尚為得法師。講經參禪，開戒興福，種種佛事，無不舉行，人天耳目為之煥然一新。

次年，因募請龍藏，杖錫東游。時寄禪安住持天童，爰請公開講阿彌陀經疏鈔，聽眾常三四百人。公益人心切，慮學者不得其門而入，暇輒聚有志

者為說相宗八要、教觀綱宗、性相通說諸典，恣學者為疑問，務令了解。每次講期中率以為常，投公學慈恩、天台宗義者，若國瑛、會泉等乃偏於浙、閩間。次夏、講成唯識論七塔寺重興，七塔寺慈運老人，化隆德厚，公亦事以師禮云。又次夏，天童講法華，則我參聽之第一年也。公是時常往返湘、浙，說教授戒無停歲。

二九三四秋，南游星州檳榔嶼，朝仰光大金塔，遂晉禮南東天竺諸佛蹟。寶玉佛像六，紅白黃舍利無數，並具葉梵書。佛教各種名蹟圖，天竺、緬甸僧伽之法物若干事，至次年春回國，江、浙、湘、鄂間道俗，咸踴躍歡喜而致敬仰。夫公以孑然一身，言語不通，援侶遙絕，旅跡又甚清苦，顧能運是曩業者以出入數萬里風波中而歸，不得不謂之堅誠卓越，有玄奘三藏之冒險精神者也。

二九三六年春，迎清帝所頒龍藏自燕歸奉金錢山。時京中法源寺主，慕公道行，欲延為法嗣，光顯祖庭，公亦憫北方僧俗淪晦，思有以宣揚佛法，慨然允之。而金錢山眾又堅留之，公遂以一身而主南北二刹，且分受諸方講經之請，勞瘁宏法，不敢自逸也。

法源寺為都城首刹，文海聚公所建之皇戒壇在焉。庶俗瞻風，萬流仰鏡，公為主持，乃相得益彰。士夫之通治淵鑒者，若崩若木、梅嶺芸、雷道衡、嚴幾道、徐花濃、王書衡輩，莫不推公為宗主，提倡學佛，京人士心理為一大變化，公因是亦稍疎南行矣。

民國成立，天童安長南省諸僧眾，先設立佛教總會於上海；公開風應之，爰立佛教總會駐京機關部於法源寺，教會遂普及二十二省，是歲冬，天童

安為教務抵京，公迎居法源寺，訪之者戶限為穿，未幾圓寂，政府非常感動，佛教會勢因之一張，亦公預為之地也。公扶輿至天童，次春奉入冷香塔。旋回京發起佛誕二千九百四十年紀念大會，教亡濟存，福國利民，時民國二年也。首先得孫少侯贊助，王書衡為文播散中外，諸士夫爭先恐後，稱揚盡致。緣是大總統以至南北名士，新舊政客，二十二省必鄂尼、沙彌尼、沙彌尼，蒙藏呼圖克圖、喇嘛、王公，泊在京諸外邦寓公，罔不入會。闢法源寺為會場，會場執事者皆沙門居士之眉目，始四月一日至八日，連日開會，觀光來會者霧集雲集，羣數為未會有事！神州華民之心地中，乃各各永留一釋迦牟尼佛之印文，此為公第一大功德，亦佛教史一最大光榮也。我適以事繫滬，未預斯盛，然其事固當詳紀之佛教月報。

自公宏教都中，北省僧伽監受學界、政界、軍界佔奪者，多得保全。公護持三寶，意而有勇，倏然無畏。前年、調集入民國來二十省僧伽監之被民賊寇掠者，狀內務部求回復。內務部長朱啟鈐難之，呈大總統袁世凱，批下令發其事。未幾，日本之交涉起，有要求至中國傳布佛教一條，政府商請公在京大宏經教，令各部總長以下，咸列席聽講，並調查全國僧產，切實保護。默察斯時，政府之當局者鮮有誠意，不欲我優越閑潔之佛教，為彼閹茸弱劣之政府，以利誘作一時之用，故堅不之允。政府因別請諦閑、月霞二師，而公則與梅嶺芸等獨立一法師養成所，以專造就教人材，是時已開辦歲餘矣。先是公返湘，祝聖寺適虛丈室，縉素遺留公為主席。公方以金錢山未能退居為累，苦辭再四，不獲已而允之。幸祝聖寺職守井然，各事其事，主持

者端拱無爲，故公依然得至京中，竟法師養成所之業也。

公今夏受四明報恩七塔寺主道亭請，說大佛頂經，法筵既罷，遂過我普陀錫麟庵禪閣，抵掌劇談兩日夜，舌不停掉，古今東西勝世黑白諸事義，意之所到，無不淋漓痛暢；行業之隱微者，亦傾囊倒篋而出，我固甚喜披露之以待公檢點也。公告我智勝寺有家乘，每三十年纂修一次，今值纂修之期，公爲之主持，謂當屬知我者叙我之事以入之。我因之自任爲公作傳，公亦笑領而不我拒。公我同系智

五、弘一大師傳

師諱演音，字弘一，別號晚晴，又稱二一老人。原籍浙江平湖李氏，寄籍河北天津，父筱樓公。以進士官吏部，母王太夫人，光緒庚辰，父年六十八得師，誕時雀啣樹枝降其室，乃師應世之吉兆。天資穎異，甫就傳，過目成誦，纔弱冠，凡詩文篆刻，悉皆通達。戊戌政變，奉母南下，僑滬濱，庚子肄業南洋公學，乙巳東渡日本，於上野學校習美術，旁究音樂，中國學生入上野美術者，自師始也。試輒冠軍，聲名揚溢，人皆稱之。在滬創辦文化社、強學會、海上書畫公會，與名士袁希濂、許幻園、穆恩濟等，互相和唱於滬濱，文名大著，旋主教圖書音樂於浙江師範學校。辛亥革命後，應陳英士聘，主太平洋報筆政，加入南社，及同盟會，其愛國之心，無時或已也。師初好研宋元理學及道書，曾詣虎跑大慈寺，斷食三星期，身心愉樂，始領志佛乘。戊午師年卅九歲，丁艱，奔虎跑禮了悟和尚出家。同年具戒於靈隱寺，從茲塵緣頓斷，歸悟本來，破衲芒鞋，隨處自在，然艱苦起悲，不違所乘

勝寺，按譜尋之，公爲我派世祖也。公又告我今冬須至南嶽開戒，蓋諸弟子爲公預祝五秩者，聞之益令我養然懷未飽即隨公杖履，出沒衡峯七二間，觀僧海之濶，紀彙華之瑞也。公離普陀彌月，殆已在嶽雲深處。秋水一涯，惟公道重！佛歷二九四三年九月一日，太虛謹作於普陀錫麟禪院萬緣軒。（見海刊十八卷九期）。

原題「南嶽道階法師小傳」，虛大師民五年所作，僅記述其至民五年蹟，民五年後其事蹟猶待繼續，編者識。

虛雲

願，度諸有情，不辭勞瘁。丁丑駐廈萬石巖時，戰雲彌漫，人皆勸其內避，師以護法念固，不避艱險，題其室曰：殉教堂，於此見師入無畏之境矣！先是辛未春，師以護教心切，維法情殷，嘆茲時丁未季，魔強法弱，木腐蟲生，欲圖挽救，非嚴整佛戒，別無良策。於白湖法界寺，佛前發誓願，弘南山律宗，夏應朱子橋將軍之請，在慈溪五磊山，辦南山律學院，無何因處事輟，後即隨處講律，循機說法，但有益於世者，靡不倡導，每懷中國律宗，慨自南山宜祖重興，至宋靈芝祖繼起，以後七百餘年，雖代有提倡，其中尙有未盡南山精微。蓋因南山三大部，早失於扶桑，迨至清末，由海鹽徐居士，始將三大部，從東瀛請歸，刊於天津刻經處，多

六、雲南戒塵法師傳

法師諱戒塵，字滌吾，俗姓邱，漢川人也。年十九出家，與虛雲清公結爲禪侶，剪茅終南，栖心禪悅，嘗遇疾，夢中念往生咒不輟，忽見茅蓬皆作

有遺漏，不少錯謬，師不辭殫精竭力校正之，取正續藏等，廣尋披究，潛心研討，備考中外律叢之幽微。分科標點，綱舉目張，表列註釋，使條分縷晰，微者著，隱者顯，續佛慧命於垂盡，編著有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本，羯磨隨講別錄，彌陀義疏摘錄，律鈔宗要隨講別錄，南山宜祖略譜，晚晴集等書，又嘗訂正科文點閱行事鈔等書，嘉惠後學以無窮厥功不可思量也。壬午駐錫溫陵養老院，中秋後漸感微疾。但力拒醫藥，惟專念佛，尋且絕食，遺囑後事，付其高足妙蓮法師。遂於九月初四晚八時，念佛聲中安詳西逝，荼毘後，獲舍利無數，靈骨分塔於承天開元二寺供養，距生紀元前三十二年庚辰九月二十三日，俗名息霜，字叔同。春秋六十有三，戒臘二十有四，師之積修勝德，智慧高遠，允爲近代南山律宗師範，其弟子僧寄等，以師生前著述欲刊行於世，用益自他，而報師恩，以書請傳于余。雲因辭處西南，未親師座，故對師之道德，密行幽深之事，誠難盡識，加之暮年多病，筆硯久疎，何敢妄作，但久仰師高行恨未能見，忽聞噩耗不禁悲慟，痛爲法門不幸也。故不敢辭，至於文字顛倒，筆墨參差，咎莫能辭，但望閱者傳者，以師之律身道德自重，因慕其矩範，筆其大概，難免摸象之謂，遺笑大方爾。

——見虛雲法集——

菩薩戒弟子孫樂佛撰海

金色，光明湛寂。既醒所苦盡瘳，感此休徵，自知緣在淨土，乃專修念佛，清光緒末，杖錫來滇，止於雞山。掩關三載，修般舟行，兩足盡腫，堅持不

懈。既而赴杭州，入華嚴大學，深入教海。著華嚴一滴，及華嚴五週四分七處九會圖。旋往常熟佛垣寺，掩關三年。篤志淨宗，輯蓮社明訓，淨宗要語，等書。復還滬，建淨業蓮社，法師性行篤實，戒律精嚴，熟諳教典，叩無不應，道俗皈依者數萬人。師念天台領衆，未淨六根，刻意正受，懷然於懷。乃於東林掩關中寐語一卷，惟羣情靡依，故爾不憚損已。又主蓮社，適節竹類廢，俯允住持，苦身

七、鼓山妙蓮和尚傳並塔銘

虛雲

和尚諱地華，字妙蓮，別號雲池。生於道光四年甲申七月十二日子時，福建歸化馮氏，父書泰，出家福州長慶，離塵後請龍藏奉怡山。母楊，受氏苦薩戒，師年二十一甲辰，禮鼓山量老和尚出家，得戒於懷公，助量老建鼓山大殿，經營一切。咸豐甲寅，量公老和尚退席以師繼。時堂宇傾頹，僧量缺乏，師募于臺灣及南洋羣島，回建法堂大寮迴龍閣，及關山各殿堂寮塔院巖洞茅棚下院，暨城內白石兩塔，煥然一新，又築下院河道礪路，置田供衆，復以鉢贖祀父于長慶，奉母老于千佛庵，助監院達本覺空古月等，興雪峯崇福林陽各寺，鼎建檳榔

八、常惺法師傳銘並序

太虛

常惺法師名叔祥，族如臬氏。母賢且慈，五歲親爲授學；以其穎慧而端靜，幾九齡送福成寺依自誠長老落髮爲弟子。長者獨具隻眼，當清末佛門多難，識其爲僧中弘護才，乃使入學校讀；旋升學如皋省立師範，試輒列前茅，既卒業，轉上海月霞法師所設華嚴大學，復隨學於杭州海潮寺及常寂興福寺。時具戒寶華，習禪常州天寧，又從四明觀宗

率衆，寺宇煥然，而精力瘁矣。某日因赴栖雲講四分律，晨興傾跌，臥疾，侍者調米粥以進，法師曰：日過矣！吾持律數十年，豈欲犯於末後耶？但爲吾助念足耳。入氣息益微，遂爾然示寂。時民國三十七年，五月二十一日也。世壽七十有一，僧臘五十有三，入龕容顏若生，七日開維四衆念佛，聲動山谷薪盡得舍利百餘粒，奉安於海會塔，遵遺命也。

嶼極樂寺，漳州南山寺。光緒甲辰，請龍藏二，一安南山，一供極樂，丙午興寧德龜山，丁未功畢，七月十二日，跌坐謂侍者曰：寄語監院，護持常住，時至吾行矣，合掌向西念佛數聲，瞑目宴寂，逾時頂尚熱，入龕數日，面色如生，身發異香，茶毘後，分骨於鼓鶴二山塔院。銘曰

維茲翠堵，欽懷祖德，妙法蓮華，名實不忒，憶昔南溪，逍遙鷗鷺，入海文殊，湧現異域，莊嚴極樂。上荷帝勅，滄注相需，爲道蕃植，既護祖庭，又維衆食，美輪美奐，六和藏息，非師之功，誰有其力，勒文貞珉，同瞻芳範。

寺諦閑法師究天台教觀，於各宗學理靡不有所研求而奠定其佛學基礎焉。由是慨然以昌明佛法爲己任，民國八年，與同學持松講教處山，十一年，應安慶馬寶平廳長及迎江寺竺庵長老聘，主辦佛教學校。法師民國六年會議余觀宗，至是重過迎江，殷勤諮請，乃益蒙傾誠契重。十四年，南普陀寺延辦僧學，仍余設之武昌者樹南佛學院，此二佛學院遂

爲國內僧教育主臬。先是十三年，法師受法泰州光孝寺，夏赴廬山所召開世界佛教聯合會畢，返余至寺講維摩經，蘇北士女皈依者極一時盛。後海潮音月刊得王、錢二君維持三年以不斷，交際於此。十五年、余講學閩院、廈門大學；十六年、余主南普陀及長闕院，胥出法師謀畫。余接闕院後，法師應王竹邨總長邀，入演講經，並組四衆佛教會往戰地救護，承化歸佛者以千計，昆明信佛人士至今欽慕弗衰。十八九年間，又先後在杭州、北平主持浙江僧學院及柏林教理院，復與余歷共事中國佛教會，繼奉同志咸以整理僧制復興佛教相屬望。二十年，長江水災，於泰縣收容難民千餘，盡瘁振濟。旋主持光孝，值荒歉虧乏之餘，力任艱鉅，仍設學社，不忘作育，藉法師德威，卒起危敗中興之。近年國難嚴重，教難愈迫切，法師苦心播揚光孝寺與中佛會間，病作不獲自逸。前二月，方以肺疾開，而噩耗旋至，爲之慟歎累日，莫能成！法師生民國前十六年，終民國二十八年一月十四日，得世壽四十四，戒臘二十有四。其遺著有佛學概論、國覺經講義、起信論證聞記、因明要解、懺悔主義等。貌英偉而性和藹，六度齊修，智慧兼大，求之古德，髣髴圭峯密。未竟其才美而盛年遽逝，在法師解行立而功德充，雖可無憾，然爲教爲衆悼惜哀傷殊不容已！厥門人曇光、曇影、曇華等日遍迎全身塔於泰，寄法師行狀至乞銘，銘曰：

懿惟法師 佛門神駿 雄偉和慎 智探覺源 悲垂濟振 德慧天然 法雨周潤 釋難析疑 辯雷迅震 應化適機 荷擔如來 作育後進 衆望方隆 無常忽順 哀我僧伽 喪此重鎮 歸骨光孝 塔費千仞 式仰高風 泰山俱峻

民國二十八年五月二十日，太虛時在碧蓮山大悲閣。

佛 教 掌 故

觀 樂

北平清一和尚

告御狀

記得在民國十二年春天，我離開武昌佛學院，首次去到故都北平謁藏，那時，北平地方有南方僧人的兩大叢林，一個，是湖北道場龍泉寺，住持是明淨和尚。另一個，是湖南道場法源寺，住持是道階法師，這兩所叢林，都是坐落在宣武門外，我到北平之後，就投到龍泉寺掛搭，因為該寺住持明淨和尚與我的剃度本廟——襄陽金牛寺有法親的關係，對我特別慈悲，把我送到丈室後面引堂一間雅靜房間居住，使我可以安心用功。

明淨和尚，他是湖北襄陽人，乃是北平佛教界中一位能詩能文琴棋書畫無一不精的雅僧，同他交往的人，多是遜清遺老名流，不時來我臥室坐談，在談話中，我才知道我住的那間房，充滿了傳奇意

味！明淨和尚告訴我，在民初袁世凱做皇帝夢時候，曾經把革命志士章太炎囚禁在龍泉寺，章就是住在我那間房裡，章裝瘋打破飯碗，不吃飯，袁馬上派人送來一套銀質的杯，盤，碗，盞，看他再打破不能打破，也是在那個房間裡鬧的笑話故事。

此外，還出生過一件慷慨激昂大不平令人感慨的公案，原來那是龍泉寺已故開山祖清一老和尚的靜室，提到清一和尚，他與鎮江金山寺的興敗存亡却有一段很大的淵源關係，他為了救金山告御狀，幾以身殉。清老和尚，湖北襄陽人，他在俗時，原本是文人出身，出家後，發心朝拜五台山，因愛慕京都文物，即在北平留下，龍泉寺的前身，是湖北一位姓蔡的京官家廟，因那位京官景仰清老和尚的清高人品，故爾施捨出來，供給清老和尚安禪之用，經清老和尚開闢規劃苦心經營，不數年間，竟成為規模宏大華麗莊嚴十方叢林，由是清老和尚的聲名大振，朝廷高官大員貝子公爵咸皆崇敬，多皈依在清老和尚門下，而清老和尚他心游物外，却並不以此為榮，自進入龍泉寺後，數十年中，一直到圓寂，不曾走出山門一步，可見其平日清高操守與修持定力。

清朝中葉某年，江蘇鎮江金山寺，因發生打死一個佃戶人命案件，地方官員將寺僧逐出，寺廟查封，該寺住持和尙，逃到北平，改名換姓，裝做普通禪和模樣，投到龍泉寺，依止在清一老和尚座下，當了一名侍者，殷勤侍奉清老和尚的飲食起居，凡三年，清老和尚是一位頂門有眼的大智慧人，平常留心觀察這個侍者的言語舉動，不似平常出家人，看他眉宇之間，常常現出一種隱憂之色，料想到

這個侍者內心之中必有個重大不能解決的事，也許他對有所要求，所以隱去他的真實身份，特地降低身價，當我的侍者，來侍奉我，也說不定。

一天，清一老和尚把這個侍者叫到禪房裡，命他坐下，侍者馬上雙手合掌，連稱不敢！不敢！清老和尚現着慈祥笑容說，我已經認識你，你今天不要客氣，我有話要問你，你必須要對我實說，侍者稱是！是！清老和尚靜靜地言道：「你已經侍候我三年了，我平常看你的舉動，不像是普通禪和子，我覺得你是一個有身份的人，同時，我又覺得你懷抱有一個極大隱憂在心裡，你侍候我這麼久，我也很感你的情，你今天可以把你心中感受困難憂愁不能解決的事情老實說出來，你如果對我有要求，只要我的能力能够做到的，我樂意盡力來幫助你」。侍者一聽到清老和尚道出他的隱秘，馬上立起身來，跪在清老和尚面前，痛哭失聲地說：「老和尚慈悲，晚學確實是金山寺現任住持，因為寺裡出了打死一個佃戶命案，金山全寺僧眾被官廳逐出，常住山門也被官廳查封，晚學乃一寺之主，金山寺一旦毀在我的手中，晚學實愧對佛祖，愧對十方信施，也愧對諸方僧眾，學人仰慕老和尚道高德重，為當今朝野人士所崇敬，所以投奔來京，依止座下，用晚學一片至誠之心，殷勤侍奉，私心願望，想求老和尚與大慈悲拯救，金山寺的危亡，洗刷常住耻辱，使這個有悠久歷史的禪宗道場重光，這是晚學來京侍奉老和尚的一大期望」。

清一老和尚聽了侍者說出這段隱情，深表同情，把侍者扶起，拉在身邊坐下，用親切的話語，安慰了一番，然後向侍者表示說：「你為了衛護金山道場，在我身邊受了三年委屈，我應該要酬答你這

份情感，樂意接受你的請求，我盡力設法來救金山道場，來幫助你消弭這個禍事，那怕就是犧牲我的性命，也在所不惜」。

不幾天，清老和尚寫了一張御狀，惟恐用的詞句欠妥當，乃把一位最親密的皈依弟子潘祖蔭（當朝狀元）請來寺中斟酌，潘狀元看了這張御狀稿子，駭得流出一身冷汗！說：「了不得，了不得，師傅：你老人家這張御狀，不但弟子看了心驚，遞上之後，就是今上也一定大為動容，狀子裡面指出某代皇帝是如何宏揚佛法，某代皇帝是如何敬重三寶，又某代皇帝是如何虔敬造寺，這等於是清算皇室的家譜，顯得金山寺僧被逐寺廟被官廳查封這件事，在當今皇朝是不應該有的，有違歷代先皇愛護佛教本懷，也顯得當今皇帝的不孝，文詞太過鋒厲，倘若皇上看了一時羞惱，那關係非小，還請師傅三思」。清老和尚說道：「佛教的寺廟道場，乃出家修行人的安身立命之所，沒有寺廟道場，佛法也無從宏揚，寺廟興亡，僧徒有責，我爲了要挽救金山寺這個禪宗道場，願不惜我的生命以赴，不管後果如何，自有我去承當，只是請你看文詞有無欠通之處，把它修飾一下就是」。潘狀元答道：「即或就是這樣，來日如果皇上知道了，弟子仍然是脫不了干係……」清老和尚不待說完馬上現着憤激神情說：「既然你怕受累，我不勉強，我是抱定破釜沉舟的心，就決定這樣的做法，那怕是千刀萬剮，由我一人去領受就是」。潘狀元聽了這幾句話，面現愧色！也大受感動！想了一想，復又低聲下氣向清老和尚說：「請師傅不要發急，以弟子的推想，這張御狀遞上去之後，金山寺一定可以啓封，恢復原狀，那是不用疑慮，只是怕皇上嫉才，生起惡念，

恐與師傅不利，既然師傅抱着犧牲的心來衛教，我是三寶弟子，我也願意陪着師傅來犧牲我頭上這個「紅頂戴」，來報答佛恩，報答師恩」。清老和尚聽潘狀元這樣一說，自是無限歡喜，於是潘狀元將御狀稿子重又細看一遍，只略略更動幾個字，就這樣定稿。

御狀呈上之後，果然，皇上在金鑾殿上看到這個狀子，非常驚詫！離開御座連忙站起來雙手捧著狀子來看，（如此緊張是因為御狀上寫有先皇名字不得不起立致敬）皇上看完後，馬上頒下一道聖旨，命將鎮江金山寺啓封發還，又頒賜半副鸞駕命閣部派員護送金山寺方丈和尚同山，同時，又傳旨將江蘇一省上下官員一律參革，據說，後來拿回京城那些被參地方官戴的紅、藍、水晶、金色「頂子」，有一大盤，可見當時爲了金山寺這件案子，所參掉的官員不在少數了。

清一和尚這道御狀，確實是發揮了無窮力量，金山寺的山門，是啓封了，那個禪宗門庭，是得救了，金山的方丈和尚，是奉旨回山，自然是光榮極了，可是，那位挺身難直言力爭的清一老和尚，幾乎爲了這件事受到殺身之禍！因爲皇上嫉妬他的才情，又知道他結交官宦，有很大聲勢，怕他生事作亂，想把他殺掉，不久，乃頒下旨意，召見清一和尚，潘祖蔭狀元聽得這個消息，驚惶了不得！馬上跑到龍泉寺來告訴清老和尚說：「頃聞朝房中有人告訴我，說皇上要召見師傅，想必是爲了金山寺事件，弟子料定皇上是未存好意，此去必凶多吉少，雖然皇上被師傅那張御狀的正義精神一時感動，碍於情理，把地方官參革，金山寺啓封發還，寺裡方丈奉旨回山，表面上是恒順民情，寬宏大度，顯

得是崇信佛法，但對師傅，不免有懷恨之心，此番召見，倘若皇上故意問難，在對答之間，如果有一句話不合聖心，馬上就會有殺身之禍，弟子愚見，勸師傅趕緊把住持名位卸掉，傳法退院，聖旨下來之後，可由新住持回奏，就說師傅已經退院出京朝山去了，這樣，方可保無事」。

當時，清老和尚認爲潘狀元的意思很好，就在當夜將龍泉寺的法統，傳給心悟和尚，自己就隱居起來，皇上因爲召見清老和尚不着，而嫉恨之愈未消，乃頒一道聖旨到龍泉寺，旨意是：「往後如有三品以上官員進入龍泉寺者，斬！」這首聖旨一下，所有平常與清老和尚親近交往的高官大員，都怕禍事，全皆生起迴避之心，誰也不敢再去龍泉寺，龍泉寺的聲勢，就從此一落千丈！再沒有從前那般威風赫赫的風光了！這就是北方老前輩所常談「興了金山，敗了龍泉」的一個故事。

在這段故事中，我們可以得到幾點教訓：一、清一和尚他雖然受到許多高官顯爵的崇敬，不自居高貴，亦無有驕矜之態，始終不失僧家本色，却做到了富貴不能淫的地步。二、他爲了衛護佛教道場，甘願冒險犯難，不避斧鉞，不惜犧牲，却又做到了威武不能屈的地步。三、金山與龍泉兩刹，一在南，一在北，彼此毫無關係，金山寺有難，他竟毅然挺身營救，可以表現他的正義心與愛教愛同道的熱忱。凡此種種，皆是難能可貴之處。表面看來，清一和尚他雖然爲了受到營救金山寺的影響，退位隱居，致使龍泉常住門庭冷落，若從道念上講，那不是清一和尚的失敗，而正是他的成功，我們看到這段故事，應該有所警惕，在今天佛門冷落情景之下，是需要有清一和尚這種精神。

潤州焦山定慧寺

智光和尚衣鉢塔銘並序 蔡運辰

焦山定慧寺，退居智光和尚示寂，既塔全身於觀音山之麓，嗣法門人證即字東初，復將於焦山作塔藏衣鉢，而使余敘述行誼，系之以銘。

和尚諱文覺，江蘇泰州曲塘鎮孫氏子，生於前清光緒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幼從同里玉成蓮生二尊宿得聞佛法，十三歲，依弘開寺道和和尚脫白，十七歲，依南京寶華山浩月和尚受具。時當鼎革之際，外侮日亟，佛門遠見之士，以為墨守成規，不足宏揚正法，於是僧學林立。和尚初入揚州普通僧範學堂，既而因事解散。復入南京祇園精舍，越二年，因費絀停辦。又入南京僧範學堂，越二年，清社既屋，學堂亦廢。民國三年，入上海華嚴大學，旋遷杭州海潮寺，三年結束。為主講月殿大師所器重，隨赴各處講經，由小座而代座，於寶首教義，研討入微，識者皆推為月公傳人。

和尚遍歷諸方，負笈求學，共覓席者，後多為當代名德，如仁山、太虛、觀同、梅光義、歐陽漸等。時有改革僧制之議，和尚毅然贊同，其事為守舊者所格，卒不果行。遂還故鄉泰州創儒釋初級小學。旋值月殿大師化去，深維世相無常，入常州天寧寺禪堂，專究向上一著，歷時二年，深有契入。復回泰州，掩關北山寺，道風遠播，繙索宗仰。民國十二年得法於焦山定慧寺吉堂和尚並受聘監院。

焦山漢唐以來，為長江下游勝地，寺嶼林立，以定慧寺為首，代有高僧，收藏佛教法物，名賢手蹟，見於著錄。清高宗南巡，數次駐蹕伏開軼事，尤為人所樂道。和尚綜理院務，百廢並舉。民國二十三年，繼任住持。適值三年傳戒之期，新戒七百餘人，諸山雲集逾千人，盛況空前。旋即實行改設林為學院，並約東初、雪煩、玉泉諸師協助教務。此實法門中一大改革，所以舉重若輕者，乃由和尚

(下轉11頁)

「民國高僧傳」編纂方案

「民國高僧傳」編纂委員會訂
五十四年國慶日

本會自從今年七月成立以來，對於「民國高僧傳」編纂工作，積極推進，在此短期之中，獲得國內外各方僧俗大德之熱烈響應，足見諸方對此項事業深感興趣和需要，茲為使此書能早日問世，有關編纂方案，業經同人商定原則如次：

一、本會目前旨在徵求民國時代國內外各地高僧事蹟之資料，尚未到達出版階段，因限於目下所處環境，與大陸遠隔，資料的搜集，頗感不易，尚望海內外諸方僧俗大德，賜予合作，踴躍提供高僧資料，俾此項富有歷史價值工作，得早日圓滿達成。

二、本會為表揚民國高僧事蹟，固然凡已故和現在高僧資料都在徵求之中，但在情形和意義上，現在高僧自不能與已故高僧同時並傳，希望現時各地高僧大德，將其生平對佛教之貢獻以及修持細行，寫成自傳，如本人不能寫作，可由其門人或信徒代為撰述，寫成之後，寄交本會，由佛教文化館妥為保存，待其人圓寂之後，再行付印出版。

三、本會所搜集高僧事蹟每篇記錄，其文字格式，有用文言體者，亦有用白話文寫者，自不一律，來日正式出書，究應採用何種格式為適當？當徵求大眾之意見，一俟決定之後，另當請專人主持抄寫潤文，以求統一，而便閱讀。

四、本會進行此項工作之態度，完全以多數人之意見為準繩，絕不敢存絲毫偏見，尤不敢用私情武斷，一秉公正，於每位高僧，不論識與不識，只要有真實功業懿行，悉皆同等表揚。

五、本會所搜集之高僧資料，預先陸續交由「佛教文化」公佈，期求大家印證，用作者姓名發表，來日正式出書，則一概用本會名義。

六、本會所公佈之高僧記錄文章，如有人認為內容是不夠正確，不合事實，可以用真實姓名來信向本會提供真實資料，不勝感激。

七、本會最高理想，在將民國時代每位高僧傳記，一次出版印行，但其資料却非短時間所能搜集齊全者，準備資料搜集得相當成熟時，即可出書，分期完成。

八、本會交由「佛教文化」公佈之高僧每篇傳記（資料），以收到的先後為次第，其行藏作為風度，當不一樣，來日正式出書，再行分門別類，安排秩序。

九、本會擬就民國高僧名單一紙，公佈本期「佛教文化」上，共計有一〇二名，均是國內外佛教信徒及社會人士所共知共仰者，惟恐尚有遺漏，望諸方大德，善友知照明白舉出，自當隨時補入，俾此項工作做到圓滿無缺。

十、本會所公佈之高僧名單，凡有熟識而知其生平有偉大行藏及對國家對佛教有特殊貢獻者，可請寫成傳記，（文字格式與字數不拘）惠寄前來，無任歡迎。

西藏大藏經總目錄預約

本目錄每一經目，以藏、梵、中、日四種文字校訂，極具研究參考價值，訂價新臺幣貳百肆拾元，預約壹百肆拾元。香港預約價港幣二十五元，為願及遠道預約，特延長至十一月十五日止。中華佛教文化館啟

茲敦聘

明常法師 印順法師 白聖法師 道源法師 火頭僧法師 優曇法師 覺光法師 廣義法師 月基法師 元果法師 星雲法師 炎雲法師 為本館民國高僧傳編纂委員 中華佛教文化館東初

民國高僧傳名單

寄禪和	宗仰和	智慧和	印光尚	妙樹尚	淨月尚	諦閑尚	慈舟尚	祖印尚	月霞尚	空也尚	道興尚	道階尚	善因尚	現明尚	太虛尚	寶一尚	妙濶尚	圓瑛尚	覺先尚	弘一尚	興慈尚	金山尚	虛雲尚	仁山尚
湖南	江蘇	湖南	陝西	湖北	湖北	浙江	湖北	湖北	湖北	湖北	湖北	湖北	湖南	湖南	浙江	北平	陝西	福建	湖北	江蘇	江蘇	湖南	湖南	江蘇
淡虛和	普泉和	慧明和	顯靜和	寶靜和	常惺和	戒塵和	慕西和	清池和	雲岩和	寶生和	冶開和	性願和	靜波和	大定和	台源和	廣通和	昌源和	轉道和	轉達和	本忠和	明淨和	茂峰和	明寬和	
湖北	湖北	浙江	浙江	江蘇	江蘇	湖北	河南	四川	湖南	江蘇	江蘇	江蘇	江蘇	江蘇	北平	江蘇	福建	四川	福建	福建	湖北	廣東	福建	
石侯和	慈航和	法舫和	大醒和	昌宏和	大勇和	大定和	九峰和	瑞生和	禪定和	鐵禪和	了塵和	章嘉和	慕開和	了餘和	斌宗和	妙蓮和	祥瑞和	哩庵和	守培和	摩塵和	善慧和	映徹和	若舜和	會泉和
湖南	福建	河北	江蘇	湖北	湖北	湖南	河南	南京	廣東	廣東	湖北	青海	江蘇	江蘇	江蘇	江蘇	江蘇	湖南	江蘇	江蘇	江蘇	江蘇	江蘇	江蘇
演本和	蕙庭和	浩月和	震華和	寂山和	寂然和	文希和	寄塵和	度厄和	範成和	紹三和	靜嚴和	恒海和	法輪和	澈芳和	海岸和	大空和	靈濤和	恒志和	素禪和	彼岸和	西安和	田靜和	覺明和	斌宗和
江蘇	江蘇	江蘇	江蘇	江蘇	江蘇	江蘇	江蘇	江蘇	江蘇	江蘇	江蘇	江蘇	江蘇	江蘇	江蘇	江蘇	江蘇	江蘇	江蘇	江蘇	江蘇	江蘇	江蘇	江蘇

佛教文化 第一卷 第二期

中華民國五十四年（冬季號）

發行人 東 初

編輯人 佛教文化社

發行所 中華佛教文化館

臺灣省北投鎮光明路二六〇號

印刷者 大藝印刷廠

臺北市環河北街七十九號

本刊售價

每册新台幣肆元

本社英文通訊地址

The Buddhist Culture
Quarterly Publication

Publisher: The Chinese Buddhist Culture
Address: 260 Kwang Miug Road, Peitou,
Taipei, Taiwan.